



16  
2798  
3





門 16  
號 2798  
卷 3

黃漳浦集卷一 從洪石秋鄭白

疏

自明試務疏

洪思曰上烈帝也子以庚午四月抵京師居云何遂有出掌浙江試場之命於是復南子在簾內日與分考諸臣每日出必堂上焚香逡巡北面再拜然後敢看卷夜盡一燭乃散子飲食濡削皆在堂上進卷無私謁一時權貴人子弟莫不咸怨在烈帝初法亦稍密矣試事且畢誼不敢淹乃亟入告自述其試狀以明不欺焉爾

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臣前以給假還山廬墓六載今春

冒難入都洪思曰子在熹宗時為史官已任史事踰年矣一日侍經筵以正色持大體忤魏忠賢乞還山天啓五年

予告歸始得負土遂廬墓下門人所謂石養山冀一親覩堯舜

此外無復他營比典試命下臣承乏當往浙江實出臣意表長

途竭殫心力俱枯八月二日始至浙中既入闈敦明功令諸臣

亦知臣孤介無以軟熟相嘗者看卷皆公堂分閱三日稍就緒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購求



分考始各歸房臣獨就堂中翻卷日不離一榻夜深始退如此者十日臣不敢自謂任勞也至將艸單既拆卷臣猶虛前七人問諸臣凡數次皆云佳士臨時又去不愜意者一人臣不敢自謂任怨也得九十八人皆英茂強半寒士臣既出闈誼不敢淹謹情上聞念臣終歲馳驅萬三千里一意孤行不知世上平陂何似唯有此心可報明主臣臨疏惶恐之至

救錢龍錫疏

凡三章

洪思曰上烈帝也子在史館任編摩既九載至崇禎庚午冬以神宗實錄成得遷官允賜宴禮部而舊輔錢龍錫亦嘗為國史總裁適以此時非罪下獄言念惻然子歸累夕不寐語館中曰吾儕微勞當此禁施纍輔何辜獨以此時萃桎銀鐐捨首獄吏舉朝無敢出一言者疏入上怒甚以詆毀曲庇幾坐重典待命三十有八日章矣既五月以禱雨出獄戍定海衛

右春坊右中允臣黃道周昧死謹奏臣尸素多慙感恩滋媿執

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寒瘰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人凡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謬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與歎也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槩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於今日者也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媿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萃桎銀鐐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上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纍輔所坐循常疎率為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君忘親僨事誤國雖磔裂



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比於鬼  
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廕錦衣堅辭不受  
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  
言以爲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邊場事最難言勝負  
相倚一彼一此令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眄躊躇不  
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罅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撫閣  
臣隻語單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自古宰相  
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  
武帝決意空漠南心疑丞相陸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  
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覺撓元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  
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  
據鞍而斫騎牆之案者獨斷然快意於一纍輔纍輔旣無斂基

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  
柄銷光於危法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  
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畧者乎爲治無多  
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纍輔  
爲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爲神人攄憤何會計一罪弁然物情旣  
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毛文  
龍報仇猶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爲邊臣今日示  
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  
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  
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鯨貽禍滔天浮沉九載能無事蹟在  
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  
舜爲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卽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



過傲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  
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  
條貫別貴賤辯重輕親渙德音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  
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因固憤盈孤卿駢首令四尸  
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  
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畔羨  
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纍輔未有半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  
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寇賊未殄東  
江方驚決無內誦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儻天下遂無才臣不  
揣請以鉛刀劑 之 儻纍輔罪猶可贖臣請輟清華厯疆  
場視要害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橫原州以為繫輔滅  
十一之死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抱頭

容默與螢艸同腐使後世鯁士笑清時無人

洪思曰倪文正公元端言今人多畏

禍重其身家黃子將抗疏時聞者皆為危懼而黃子獨以為唯我皇可以忠言慨然叫闈而前疏上果奉嚴旨切責曰錢龍錫罪案屢旨甚明與毛文龍無涉如何輒稱代為報仇本朝不設宰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園修豈臣子所宜言都一一同話來乃復上遵旨回話疏云

臣於十三日具疏十八日奉旨詰問臣捧讀驚絕且感且泣臣  
簪筆非久命與時違三年廬墓六載出山實艸野不識諱忌又  
拘牽文義每誦古人至明臣直之說幸逢聖王慨諸臣萎茶無  
敢吐昌言為國家任事者使當宁憂勞大僚戮辱中夜篝燈起  
而手疏不謀於朋友妻子遂疎率至此重荷覆載未即抵辜得  
自引咎臣又何言臣至愚昧亦知朝廷本意為神人攄憤未常  
計一罪弁但馭將之法不可陰驕其心恐後帥藉口前帥則斧  
鉞之用不靈亦知祖宗初制重防專擅罷設丞相之官但閣臣



之任自與邊臣夙別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漢事因漢事而及夏言因念古之宰相無遙制之實而皆收遙制之功今之閣臣無宰相之名而嘗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中匆卒屬筆約略漢臣鄧公所告景帝之言依稀唐臣德裕所救楊相之事語意不明遂至失倫了不自覺臣區區此心但謂國體宜尊邊計宜慎士氣摧頽當稍稍以仁禮被濯之緩急需材亦使人奮勵破拘攣冒險阻不宜掩口抱頭全軀苟祿而已非敢躍冶沾批鱗之名也

洪思曰同奏二疏復奉嚴旨切責曰黃道周至妄議河套

前疏以追論罪輔為毛文龍報仇必有所見支飾宜將前疏本意并回奏未盡事情一一明白回話來乃復上遵旨回話疏云

臣前十八日奉旨詰問臣已貼黃條對引罪前疏所傳道路繆

悠邊臣藉口此實有心者所共慮非必臣孤愚之獨見也至河套元修事前旨已云豈臣子宜言臣亦不敢復言以干重戾然實謹默不敢一語支蔓以瀆天聽二十七日又奉旨詰問臣惶恐隕越幾不能屬筆然既容臣盡言臣不敢不盡臣思明主可以忠言有道必多危行人臣致身明白洞達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堯舜如有詭詞諛語支吾左右不獨斧鉞在懸則衾影何以自對臣計今歲秋前奔走閩越上下萬餘里不悉纍輔罪案先後但以前月二十六日得與實錄恩賜宴禮部而纍輔適以此時下請室臣私語吾輩微勞受此榮施纍輔亦嘗為總裁不獲惟蓋言之惻然歸不成寐意陛下聖明初無殺纍輔之心而廷臣讞獄已有殺纍輔之法恐纍輔一旦瘐死獄中後世不察謂聖主有殺輔臣名遂以十三日謝恩篝燈灑血此臣具疏之由



始也

郊日蓋謝恩而兼建言同於是日也神宗實錄子實任之九載書成始遷宮允猶未謝恩而羣小得政大獄將與必

使朝廷殺一首換元老為之端而事在旦夕舉朝莫敢言子於是時能不謝恩遂兼建言皆同是日哉

臣兩疏本意已盡唯多匆遽事情未盡則誠有之臣思前代之殺輔臣皆非嘉事自征和以至嘉靖千六百年僅一再見武帝以英瑋之姿決意邊功動如雷霆不三十年而呼韓稽首世宗以元穆之識決意宣民動侔造化亦不二十年而懷音故當時雖有芟夷無損德業今震疊初敷拯壯伊始養兵多年物力已罄謀臣顧瞻未有一決徒殺一閣臣無益邊計而殊虧大體傷人心臣自以幸處堯舜之朝不忍數見誅殛之事因感曾銑之累夏言傷崇煥之累龍錫忤怔於心是臣回奏中所已盡而有未盡之事也臣又觀古威順之朝其大小臣工已有愛股肱重心膺之意故靜則時聞法言動則共收茂實昔晉人不殺

林父而士會以為再克楚人不宥得臣而文公喜其再敗今

以一

抵間蹂躪陛下赫然為誅督臣繫卿貳斥郎曹已

當矣而綸扉亦且不免百僚相顧容頭過身無復左儒禽息貫高朱生之誼即國家緩急何所賴此完軀苟祿為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觀要害誓一當橫原艸藉鐘鼓之靈為詞林雪恥為累輔減罪是臣回奏中所已盡而有未盡之情也臣書生最懦弱名位不能動人然實誦法古昔不敢隨眾留聲名於市憶去秋在山中傳邸報見罪督斬帥事眾咸快心臣獨撫膺謂關門之禍始於此矣未幾時而警遂至及奔馳至浙江聞撤回諸道兵臣驚愕以為如此那得退未幾時而灤永俱陷當時諸臣無一人言者及事後乃嗷嗷言之臣怪諸臣摩揣智長坐照智短事後之謬巧乃不如事前之愚拙詩曰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此志士仁人所爲於邑也陛下欽明博通今古曾見有平居媿阿無亮直之節而一旦匡襄能奏底定之業者乎天下未嘗無才大率牽情面避文網戀身家者十九畏折辱者十七稍以仁禮祓濯道義感激之心骨旣完矜宇自見今東疆之事諸臣所囁嚅不敢出口者不過兩言耳不討則必歸於戰不戰則必歸於款故維討可以制戰維戰可以制款討無成謀則款無死法今諸臣又云復遼陽則難爲守守遼陽則難爲饗夫守遼陽而難在七百里之外不愈於守薊門而難在五尺之內饗遼陽而難在登旅之海不愈於饗薊門而難在通津之郊乎漢室邇邊甚者亦六七百里今榆永直走四百里而近三韓箕尾之墟太宗受命歲德所在安可當昌明之期逾紀不復臣始爲庶常時遼瀋陷未二年臣實爲因遼復遼之說而中涓未靜

外患姑存公今十年遼人已散遼土已失更復數年壯者已老者已彫河東穉叟無復識其販章者矣而國家議論之臣猶未有決故決三年之力可以集百年之功持十年之計不可成一曰之事老子曰以道輔人王者不言兵善用之莫若果易曰果行育德袁崇煥以七閱月之精神僅殺一毛文龍而欲以五年不動之期坐今人以終年之計畫欲殺一錢龍錫而又欲以十年不動之算坐收封疆是臣所慨然思決於一奮也臣讀書不能精熟粗知大義不敢以危言高論動主聽亦不敢以飾說支辭干物議區區寸心但爲國體邊計士氣人心留此一段實話涓埃微塵不能罔感臣歛有餘媿然臣之本意事情已具盡於此謹一一明白回奏不勝惶恐之至洪思曰回奏三

責曰黃道周初疏狂肆妄議祖德曲庇罪輔屢旨詰問皆不實奏一味誕詞支飾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用危哉錢華亭



黃河清身卷一  
之獄羣小揚言曰袁崇煥謀逆錢龍錫通逆其意必欲殺之且  
圖逼織東林諸君子及黃子疏三上而周延儒意始同大璫如  
王坤者亦頗心寬之故得減辟為戍吁亦危矣思陵初諸璫凡  
朝廷大舉措心引其機以待其自發多為陰移而不覺故凡攻  
東林者必默結焉使日夕陰以朋黨之名中於上蓋自史堇之  
攻龍錫始也吾聞諸先子徵士公言龍錫極而謹韓爌和而厚  
逆案初僅列四五十人不欲廣上怒數次必令廣且令列內廷  
同惡者乃以外廷不知對上曰豈不知畏任怨耳一日名龍錫  
與韓爌入出一黃袱示之曰中皆紅木璫黨盡於此宜一一案  
罪無漏也又以此三尺法非閣臣所宜對上益怒乃令三法  
司同定所列始廣株數百一人不敢遣蓋此案烈帝實自為之  
非龍錫意也但攻東林者非此不足以激諸璫共擠龍錫耳世  
之論者皆謂當時延儒實心敬黃  
子甚故黃子疏三上而龍錫生

###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洪思曰子庶常時作憂中官之乾沒也  
增兵益餉而國日以貧弱蠹在內也

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算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  
必餘十年之算今之為國者計絀於朝夕議懸於歲朔興師則  
如涉海治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

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  
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一蠹  
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揆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為貧國之患臣  
獨以為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為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為國不  
見貧夫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  
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亡必自富  
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絀四百萬出幾倍之相沿以來  
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神宗中年宣夏朝鮮播州之  
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  
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精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  
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時而畢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  
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



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絹猶且益之填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厯初載自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餌器皿絹素之類一切裁減於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冒乾沒一百八十七類旦夕清草又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洞於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苴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於刀錐內臣竭於鑽笮奸猾縱橫妄意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爲狼食者之唱於是天下顯然以爲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譎鹽鐵酒榷可以復議鼓鑄征輸可以不絀中外蚩蚩維兵是利監門廝養擊柝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旣七十三萬又旣而百二十四萬方其

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彊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此三百餘萬皆以爲遼也夫誰爲此者探膏血而焦原沃之乎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富而冗吏奸胥輿阜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膺仕以白望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冒棄有用於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其所以見富則自加派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復田



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團營中外十二萬眾散爲工役隸於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艸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椎埋無賴者億數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東人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次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而轉輸催科波湧之間猶有未定說臣觀古今英主立國良將立功皆存於敬慎之小心明決之定算行師衽席制敵於樽俎之上而增賦益兵之說不與焉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

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關門之事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決棄遼陽則兵宜屯於關上止復薊鎮之額三萬守關六萬乘塞精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不棄遼陽則兵宜屯於廣寧止復遼薊之額九萬營塹三萬屯田五萬待於關內蓄積新餉俟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爲虛聲以倖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爲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方必不靖東方不靖則



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茫茫未有定議相視次且而天下滋弊臣恐歲月之外萬一叵測外勢感而內備益廣雖谷量天下之財帛不復可繼矣今所在士馬亦漸以稽核鼓鑄徵輸亦漸以見利詭託破冒者亦漸以正法裁抑澄汰之疏亦無日不御然而白簡一動則稱逃稱叛稱歿稱棄者在在而然持籌之士相顧而不敢出一語故曰食冗之耗小識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方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真計者之未察也臣願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急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端本塞

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籙廣興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營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還之五營以名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循旦夕苴初之談稱兵稱餉使齷齪小人皆有覬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引罪告病疏

崇禎四年  
四月上

右春坊右中允今降三級調用臣黃道周謹奏爲爲法受過有不得不言實因過受法有不得不去之情羈旅孤臣病踰百日懇恩放逐席藁出門事臣自引咎來抱病床第絕口人事今春見禮科疏叅浙閩補榜事臣理合自明然已奉旨着監臨御史查奏則臣宜靜聽今又兩月抱病日深伏枕讀邸報見本月初



二日浙江御史李柄疏奉旨中卷既係無私何必以同姓去取且割榜非法監臨豈得無言據奏錢塘縣官一稱不知一稱佳士是何緣故着該撫按查來該部科先將尙觀聲等二卷磨核文義具奏這本內又說去年於他疏暗指此事情尤可惡既應入告何不明言迺故以隱語藏機豫開卸飾顯屬詭欺着考察時一併議奏該部院知道臣病中捧讀愧悚幾爲嘔血臣生平刻苦區區此心不敢以纖塵蒙翳少干物議不圖坐此非據災生波及同事恭繹明旨所罪御史臣者皆臣之罪非御史臣之罪也臣方填榜時見春秋房中一尙觀聲又中一尙觀法御史見問臣心懍然細閱兩卷觀法之文通場完好觀聲二場中有塗抹臣問科臣謂是本房之所奇賞臣思功令新嚴去留宜慎通經散在各房雖五桂不覺其多孤經萃於一門雖雙南亦須

細酌况經批抹何能無譏如就兄弟中裁去一人未失遜讓之雅卽因籍貫內更補隻字亦無推敲之煩故改前而從後去聲而存法臣自謂爲朝廷守法宣行所明不行所疑爲鄉國掄材宣任怨事前不任謗事後卽同事諸臣共有此心或採之公評或證諸考案堂皇裁定誰敢陵言且臣所改者未揭曉前之榜非已揭後之榜臣所執者求詳於法之中非用情於法之外也臣海外孤蹤出山受事以文衡人何知兩尙之同姓而非同胞又何知其非同胞并非同姓乎臣所知者爲朝廷守方寸之法不爲江南守方寸之紙爲士子定畫一之文不爲胥吏奉畫一之事臣當日裁酌詳審尙如此令草草徑過今日諸臣千敲萬搗臣區區此心當嚮誰白乎唐臣張九齡嘗告元宗云天下能吏皆精案牘而畧人才溫彥博嘗劾魏徵云魏徵不避嫌疑獨



行其是臣慙不及魏徵慧不及九齡卽欲不避嫌疑求精案牘何可得乎臣幸逢聖明洞矚遐幽去取無私已徹睿鑒但以臣子入告事須詳明一語模糊卽屬欺謾臣濫竽典試不能宏其綱目畫諾事前又不能竦其精誠暴白事後徒守硜硜自矢之咎謂陛下必終亮臣乃使科部費其推求御史代爲受過臣非木石何能自安魏臣高允不負翟黑子故爲崔浩受罪而不辭今衡文去取罪亦在臣填榜改換罪亦在臣簡舉不及罪亦在臣辨白不蚤罪亦在臣臣旣寂然乃使李柄代臣受罪臣恐死爲翟黑子所笑記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而後其仁可知李柄見臣改榜不忍使臣有事後之疑見臣不簡舉不忍使已有激揚之譽不過謂監臨職在發奸奸弊旣絕則瑣細商量皆不煩惠文彈治耳臣爲主考卽監臨無弊不得與監臨

分功李柄爲監臨卽主考有罪安得代主考受過乎臣極知陛下念臣孤苦不奪臣實不黜臣官常於法外曲生全臣然臣捫心負墜深重不能拔足以贖前愆叢愧之餘百病交集不重處臣必不得去不決去臣亦無以自處乞明正臣罪立賜斥逐席藁出門以爲儒臣守文不慎不詳者之戒臣病困已踰百日例得放歸與其寬數日而重累郵人毋寧蚤數日得還廬墓爲此具本不勝哀懇之至

辨仁義功利疏

崇禎四年  
六月上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降三級調用臣黃道周謹奏爲孤臣去國不惜一身善人舍命不惜一言敬發未死之人心禱交脩之實政事臣聞正志者不辭用晦有道者不樂辨言人臣降辱則苟忍而去然非所論於王德休明側身修行之日也臣蚤歲學



道二十七始就青衿疆仕通籍於人物無所怨憎亦不知人間  
辨難攻擊的是何語由今而觀風教摧頹流俗邪鄙雖孔李生  
於今日不得不與孟荀司辨也臣觀仁義者天地之權衡萬物  
之綱紀也孔孟衰而仁義之談絕唐太宗聽魏徵之言力行十  
年而後知其有効漢武帝告汲黯曰朕欲行仁義之道而不知  
其端至宋程氏父子乃力持其說以爲義利之間帝王所立志  
而治天下今又五百年閭巷小兒習爲餽飭縉紳大人口皆羞  
言之每見士大夫垂歿必有一部文集除舉業套外有通本無  
仁義兩字者臣至浙闈以治天下必先立志發論見士子皆未  
有談仁義者乃私引古今折衷孔孟歸本仁義以治志氣其大  
指以爲行仁義者卽不談功利可以收功利之實談功利者卽  
不醜仁義亦已滅仁義之教又推廣之以爲仁義脩而成德禮

堯舜周孔皆由此出朝廷得之以爲朝廷邊疆得之以爲邊疆  
仁義廢而尙刑名非斯桑孔皆從此出水旱因之以爲水旱盜  
賊因之以爲盜賊論策雖殊其指一也夫仁義志氣政刑德禮  
此皆天下易解之言堯舜禹湯周孔孟程此非天下難解之姓  
字也而達官顯人引爲怪說至云通篇無一語可解者夫使載  
籍所陳賢哲所道止此數字已自不解卽今士大夫所解者當  
爲何事乎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  
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殘賊之道無它不談仁義苟  
利其身而已今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無仁義之臣機智相尙讒  
諂相先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顛倒貞佞以愚黔首陛下英明靜  
觀獨悟齋禱以來數月之間禹湯周宣亘古難行之事陛下皆  
備行之矣而諸臣未肯坦心正言以告陛下者以爲振衰起弊



必在督責督責之道必先去危論之士上未必有此意而下競行之大臣未必有此意而小臣競行之陛下所爲威福羣下借以行其愛憎陛下所爲刑賞羣下借以行其喜怒今雖暫覩清明而邪正是非去取之間未有定論人才學術未有正嚮一宿宵人起而訐之而盈廷之燭亂猶故矣臣觀天下衰弊生於人才原於學術決不在簿書刀筆之際士慕古喜行仁義則慷慨之士出致身而効忠者多士趨時喜營爵祿則猥鄙之士出致身而効忠者少今諸臣皆曰我能爲君筦財賦然自數年以前加賦未倍事例未積驛遞未清優免未扣薪馬未除邊亦此邊餉亦此餉今加賦已倍事例已積驛遞已清優免盡扣薪馬盡除邊亦此邊餉亦此餉而什伍庚癸又疎於曩時語其甚者將帥之藏皆滿矣而陛下之帑如脫是諸臣之尚功利者竟不能

爲陛下筦財賦也諸臣皆曰我能爲君立威令然自數年以前圍土時曠狂狴未滿疑者不盡入出者不盡戍貴賤輕重間有差比人心猶是風俗猶是今圍土無曠狂狴已滿疑者盡入出者盡戍貴賤輕重不得差比人心亦猶是風俗亦猶是而頑鈍蒙蔽又甚於曩時語其甚者細人之睚眦皆報矣而陛下之憂情未釋是諸臣之尚刑名者竟不能爲陛下立威令也故天下之疆弱視於人材人材之邪正視於學術學術之真僞視於義利爲利而言之則謂之僞言爲義而言之則謂之正言爲利而行之則謂之僞行爲義而行之則謂之正行殺身而利於人謂之仁殺人而利於身謂之不仁害已而利於人謂之義害人而利於已謂之不義陛下試以此量天下之人材程天下之學術而邪正是非燦然見矣天下人材學術培養甚難摧折甚易養



一賢者卽文繡十年雕鏤十年不成一賢者欲養一不肖但昭之以美官怵之以鞭楚不終食已爲不肖矣方臣初上疏時稱爲毛文龍報仇及世宗棄河套誅夏言事不過誤讀漢書見鄧公告景帝云七國未平而先誅鼂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又誤讀唐書見李德裕告武宗云先帝德宗心疑劉晏動搖殺之非罪至爲兩河之所藉口當時不謂之妄言謗黷故率爾用之及至回話偶憶它事生死勞心而應對無據令當時直舉二事陛下亦未必疑臣薄臣故爲仁而不精爲義而不熟是臣之罪也爲主司而談仁義非臣之罪也守志而不宏養氣而不浩是臣之罪也爲文章而本志氣非臣之罪也臣所媿者獨談仁義而雜功利本志氣而近刑名策東江之必驕議遼瀋之必復爲異於諸儒之談耳然臣旣以此荷薄譴而諸臣必欲搜其瑕疵摘其

細垢張大窮詰之以至於雜比條例而後已非逢陛下仁聖憂勤釋錢龍錫易應昌等於獄中則臣之發益益覩白日已爲遠矣臣少讀書不知物事比讀邸報知邊疆之有逆案科場之有情節兩事推敲必終年不已臣不幸兩蹈其機實臣之命然臣自矢不以此墜其所學使臣避禍害而變所學卽可撥通顯亦終無以報陛下使臣變所學而撥通顯卽可立勲名亦無以對天下後世臣前爲編脩僅踰年註籍纂史已十餘月侍經筵僅一日忤璫而去今爲中允僅一宿狂言自廢履歷淺鮮不敢冒乞特恩唯臣赤貧攜家七千里旅食已盡早歸一月免荷負得完骸骨近父母上墓臣扶病草疏奏聞

乞歸疏

凡二章崇禎四年十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臣黃道周謹奏臣自初春患病以



來垂百日不下牀箚至四月十七日力疾具疏乞骸還山猶以去歲浙閩事蹟未明欽蒙聖恩着撫按速行奏結臣伏枕靜聽今又六閱月浙江撫按奏結已明臣抱病積深痊可無日仰視隙光唯有悲歎臣居無宿飽行無贏糧所忍病忍飢至三百日不敢哀請者謂處覆載之下重荷生成不敢尺寸違明時之憲也今浙疏已至聞事已明酸冷一身傷魂萬里自反生平谿刻孤行不能無過卽稿首半途不足爲恨但以聖明在宥萬類昭蘇湯網禹車歡聲四塞臣獨缺然自負遭骸不反墳墓是臣所日夜搥心歎其命薄也臣蚤歲學道遯迹空山二十七始就青衿實不意有靖獻之路又見古砥礪志節不得一命歿身草野者多矣臣生際聖世廁侍從拔死出生實爲已汰然旣爲臣子繫籍聖賢卽溘然必有一當以報君親今徒呻吟斃旅次上無

以報朝廷下無以告墳墓且使天下志節之士疑臣耽榮圖牽復不去卒委溝壑爲幽居者之所鄙是臣徒死無纖毫益於聖世也臣恐以八尺遠累郵人幸及朝夕銜恩上隴當垂死雅歌以頌聖德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臣黃道周謹奏臣伏枕委頓於今遂一年矣再疏首丘血枯頭白直以聞事磨核未了本月十九日伏覩聖旨尙觀法經旨旣已錯繆何堪中式着革去舉人發肄業黃道周閱卷未明割榜非法念已降處姑着於補任之日罰俸一年臣庸劣迂愚罪釁山積幽黜顯戮委體難辭不圖餘生再逢寬政風霆之下重假和薰臣四顧同儕私循顏面不知何根霑此渥澤卽有筋可纏野艸有屍可裹馬革不足上酬浩蕩下塞區區但臣已矣臣抱病終年骨血都盡自省生平無一



條長可報明主又久負六罪窮汙極垢不宜終溷聖朝臣少值  
家貧父喪不舉疆仕塋母擬追制六年比聞 警挈家出山遂  
棄墳墓是臣不孝生逢有道自誓鼎鑊有所不辭比當雲漢之  
會下詔求言臣反奄然自同結舌是臣不忠循資典試不能大  
闡仁義之言徒脩行墨辭意不宣使觀者疑其蒙昧是臣不文  
呈身自效不能大攄疆場之憤徒蹈水火輕嘔片心使聞者疑  
其游說是臣不武羈旅多時荷債無所間有交際雞肋蠅頭不  
能自卻是臣不廉又見一二詞臣守文註誤罪輕於臣罰重於  
臣顧影捫心甘爲請代又幡然自阻是臣不直臣負此六罪者  
卽簪健蹶張不敢強顏以圖就列今又羸劣東骨支牀卽受殊  
恩更補一職終成素餐貽羞清路幸得餘骸告先人墳墓銜結  
無極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雲香同知青浦陸我嵩校字  
同安訓導臺灣陳震耀

黃漳浦集卷二

疏

放門陳事疏

崇禎五年二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今患病臣黃道周謹奏爲遵例請  
旨放行事本月十二日臣病接邸報見吏部覆臣患病疏奉聖  
旨是臣力疾中庭叩頭謝恩卽當束裝攜妻孥行矣憶臣自庚  
午正月聞敵薄都城攜家萬里間關北上今又正月聞寇迫東  
省攜家萬里間關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  
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幸餘骸骨無可復言然臣觀志  
行之士如郭泰馬周年皆不過四十八臣行及之矣恐一旦溘  
然無一語可報陛下者幸及臣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  
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



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於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  
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  
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  
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  
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  
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人事  
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  
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  
天道嘗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懲愆以絕小人而  
小人卒不可遽絕方陛下開承之始外清逆黨內掃權璫天下  
翕然想望泰平曾未四年而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天下騷然不  
復樂生雖深識遠慮之士豈虞變動至此乎臣觀陛下開承應

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  
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  
來所見諸大臣舉無遠猷動成苛細治朝著者以督責爲要談  
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不經談刀筆簿  
書則以爲知務片言可折則藤葛終年一語相違則株連四起  
使陛下長駕遠馭之意積漸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悃悃靖獻之  
思抑鬱而消文網之內迹其所爲旣不足服小人心度其未  
流終必承小人之敗支吾輾轉苟據目前瑕釁旣成則誕欺立  
見卽如往歲去遵永已七八日而敕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  
又如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爲不犯秋毫卽  
此二事而遠邇情形槩可見矣凡外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  
者必不在於拘攣守文之士在於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所



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錐刀泉布之微在於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所繇通體剛中而應之文知師功之所繇立因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之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君子而砭小人者幾何事就小人而砭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歛怨樹威可奏雍熙之業者臣至愚劣自抱病已前每云東江遼人不蚤料理必成極亂又云帷幄諸臣不懃遠畧必有近憂今島眾垂亂山左傾危扼吭拊背已墜 之機疑撫疑勦猶循秦晉之智經月上下求一撫臣幾不可得盈庭四顧無一成謀臣思曹濮愚民可以靜鎮通泰鹽徒必不可不收津保近防可以酌往淮濟聲援必不可不聯以靜厝濟西之民則易動之方

可定以動鼓充東之眾則震鄰之力易專移潁上之鎮出於徐州則宿遷之上流可斷簡薊密之師益於宣錦則 之西擊可支急理島上之民而不藉其援則島上登萊之勢分還塞膠萊之險而速致其師則青州揚充之情合詳此數者一意撲滅立限數月可省數年之功如復遷延撫勦不決隴喉之間不容有河曲之事矣凡小人見事智恆短於事前言恆長於事後不救凌城而謂凌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民之必不可用兵憤於久頓則謂亂生於有兵餉糜於漏卮則謂功消於無餉亂視熒聽以至極壞不可復挽臣觀今日道化未宏用師之毒勢不可已昔有夏允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於干城腹心羣臣之圖在於偷安避患上下相崎不遂於成臣愚以謂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誠止乎小人小



人用卽無戎狄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卽有干戈亦足以致理  
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隋梁晉宋事不  
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臣又閱舊史正德七年歲在壬申劉  
趙諸賊唱亂霸州浸淫四省於時邊陲無事樞揆協心小醜猖  
狂徒自覆沒以周易推之在需之井利用恆無咎今強寇剝膚  
我龜不告絮花一落轉盼高秋陛下及今廷勵羣臣面諮羣策  
發揚鼓舞猶恐不足以起天下之材致天下之用而聞警以來  
未嘗召對災下朝房不復修省遂使素服負帶之虛文亦成日  
消月靡之實事臣恐有師中小人漫言于命以養亂墜功者小  
人之言售則大君之柄失大君之柄失則丈人長子皆無以正  
其律矣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功得其  
正則雖亂必治功失其正則雖治必亂况無報功之心徒懷不

正之意亂何以除治何以立國家養士二百七十年材官蹶張  
皆荷異數左右投之心力相資何所不可而一切消磨久靡成  
頑敵至而不憂災至而不懼恐非大君所命開國承家之意也  
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  
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  
以刑樹威而威愈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而振絃綱  
之秋也唯陛下超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  
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  
則去之勿以朝著爲嘗用之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爲戲  
因以定命正功安內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勳可成無疆之  
休畢至矣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七十七日  
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



臣膏肓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不忍溘然終  
閉一室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卽瞑目無愧非敢穿鑿傳會  
以瀆聖明爲天下萬世之所譏笑臣病久援筆氣絕乞陛下念  
臣垂往之言并乞遵例着該門放行臣不勝感激之至

放門回奏疏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今患病臣黃道周謹奏爲遵旨明  
切具奏事臣以本月廿四日具疏放門廿七日奉聖旨着該門  
放行本內葛藤株連所指何事收鹽徒等項立限數月作何料  
理目今師中堪用的知有何人通着黃道周明切奏來臣捧讀  
感泣不圖今日陛下猶念臣之言臣思天下明切之言隨試輒  
效者莫若用君子去小人使用君子去小人而猶不效則無貴  
明切者矣臣生愚迂不能爲明切之論然觀邇年以來諸臣所

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曰推求報復而  
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  
黨而翻邊疆使諸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於邊疆  
之要塞利害進退趣舍實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月而後盛言  
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  
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於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  
無一言及之止此兩阱葛藤株連其緒餘以爲叅罰催科比較  
物件毛末騰沸而本領具廢此在宋人不過一看詳條例之司  
而諸臣倚之當匡襄之務臣觀古之聖賢其所經營不過兩事  
曰外攘曰內逆小人不共則大臣一心以憂小  
人不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此二憂遺之陛下而大  
臣夷然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用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



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夫行事用人此密勿之威柄宜定於  
陛下之衷研於大臣之慮不宜使疎逖糞土者談之疎逖糞土  
談密勿之事必徒禍身爲天下所笑然而臣固迂愚臣所欲收  
鹽徒防徐口實津保聯淮濟輯島民厚宣錦靜濟西之眾動充  
東之師者臣非謂登州島民能翔千里溯汶濟而上也臣觀登  
州地形陡出海外舟師四游與風南北自石鎮而北東風稍南  
舟出沙門者可趣灤河遞西至於直沽自艾山而南東風稍北  
舟入過沙者可趣海舟遞南至於淮口上下四五百里信宿可  
至今賊已破黃縣徵糧福山裝理舟艦此其勢非安坐者又今  
二月東風已發島 倭寇處處可勾使諸賊爲 用勢必未  
肯然借 之勢上下分馳舟楫車騎聲息相資則邊疆之事  
去矣臣計登州諸縣強半斤鹵糧可資主不足資客收島眾則

其食不支不收島眾則其巢穴不固勢必重兵自守分黨四掠  
西疑青兗之防南掠徐淮之道自膠萊以西崎嶇川壑間數百  
里臣不懼青州曠徒能越膠河以應亂卒誠懼淮上鹽徒能呼  
蒙羽以應舟師如萊青重兵不急搏賊則通泰淮海自成鄰壑  
今度於淮上造船必百日乃備往還文移又當百日但命淮撫  
便宜募商計直散引收合鹽徒練爲一軍不俟訓討自成勁卒  
得戰艦數十艘可以上搗登賊北出之虛下收江淮防漕之實  
內銷桀驁之心外翦梟獍之勢如使數月以後島師麇至索食  
江淮 西窺分防灤永急而圖南難爲力矣今度諸島未與  
賊合兵食尙脆必不能西斷膠水雄據一州使青萊東兗二十  
餘縣褰裳奮袵六七萬人晨夕可得立限數月焚舟破釜猶可  
撲滅更一兩月雖有重師徒資縱壑俟其颺去沿海上下在在



堪虞今必江淮有兵而後賊無退舍令其船槳無用而後北汎  
易防如使津保之間徵召或虛則鹽滄之民多皇易動萬一登  
賊舉帆北出宣錦一帶八九空城付一巡撫島民丁在在可  
應遵薊督臣鞭長難及此爲猛獸投其空餌也且此賊前來狎  
知虛實不救凌河必有汎凌河之心不護關門必有經關門之  
意盛夏南風高秋馬賊若合則我勢自分臣非謂登島亂  
卒能尋故道捨汶濟別出津通之間也凡車騎之用在東北舟  
楫之用在東南關島上下挾其兩長則中國之技窮於雙短是  
臣所欲立限數月責青萊之眾滅登黃之賊者也自昔亂賊縱  
橫不兩月破賊者獨貝州王則耳然其時猶遣一相臣副一宣  
撫然後收六十日之功今登賊之勢大於王則諸臣之智短於  
明鎬而欲以夷猶勦撫徐觀其敗臣見其難矣天下之大何患

無材陛下誠奮然振勵畢諸策力中外相資以廟算成之何材  
不奮臣素不交游於中外人材實未周知然以臣所學載籍睹  
記直亮剛方必爲君子脂韋荏苒必爲小人仁閔寬宏必爲君  
子鳩鷲狡險必爲小人樂善聞過必爲君子好讒悅佞必爲小  
人難進易退必爲君子競榮圖寵必爲小人非道不繇必爲君  
子他途借進必爲小人持此五者衡量天下十不失一宋儒有  
言邊帥之材卽不可得當於縉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  
敢諫之士卽仗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義已無足觀何況偷生  
遂成之事臣觀萬厯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  
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  
意識者舉網投網卽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  
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聚者必市利



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  
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益  
張知其為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詩曰彼疏  
斯稗胡不自替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序  
必在林藪臣所常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  
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  
水李邦華百鍊餘剛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鄆陵梁廷  
棟膽決機警年力方新自當需為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  
建徐良彥為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為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為  
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為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為陝西參藩  
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凡天下人材視於君相事業  
成就視於廟謨今帷幄之上未有定謀闔外諸臣徒循故習師

久而逃逃久而叛勢有必趨非法所禁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  
敦尙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  
祖品騭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為最下品蓋指諸庸碌學究  
而已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今風俗久頹惡直醜正  
人材飾貌亦不易知易之初泰曰拔茅連茹其初否亦曰拔茅  
連茹其辨之於初者同其辨之於終者異人事不齊而否泰變  
象是臣所欲陛下詳審定於師中者也昔蘇軾臨行欲陛辭不  
得乃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  
達臣今值堯舜之朝雖乞枯骸猶荷明問臣死且不朽至於愚  
迂不能明切如好醜定於肌膚不可復易謹昧死具奏唯陛下  
少垂察焉

慎喜怒以回天疏

崇禎十  
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為賜環已久圖報無從昧心不可事君建言又非得已自揣此生無以報國甘從顯黜以謝素餐事臣坐狂瞽自廢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警匍匐入都萬里載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踵可效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洪忍遂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噬夢淒然淚下緬觀自古忠盡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威惕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羣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存驚寇攘式內廉恥道衰人心盡喪

非有獨立不思有實無貳之臣必無以洒發肅心滯除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為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卽如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拜命冀一沛澤以成麥秋卽釋滯囚斷庶獄繪監門之圖徇烹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園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尙書衿紳咋愕道路鳴邑未聞有一臣敬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兇蠲冤解網贊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於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係人王之喜怒人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鄰則臣鄰興作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不爭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之臣



則臣無一可喜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過沮之日  
威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熾叛逆蜂起四方潰決漸不  
可收亢陽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  
勞於上百姓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  
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艸莽雖不以言自居天  
下猶以言責臣近有韓愈陽城之嘲遠有孟軻軻鼉之諷自顧  
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之  
端後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何知言知有  
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  
餐之恥以發感恩之衷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擊壤荷榮沒齒  
無怨

擬論楊嗣昌不居兩喪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為空言無補不  
得不言報効殊難不敢不報自揣迂愚再祈賜玦以扶名教以  
醒人心事臣生值明時事明主勉強自奮屢蒙寬宥凡以疎昧  
之故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被生全者再四矣臣無言責又非  
好言者然有一事臣不言則終無言者且以亢旱修省陛下誘  
臣以言臣今日不言異日言之必悔晚無及是以不卹禍患再  
矢敬慎冒昧言之如大司馬楊嗣昌奪情秉樞條議溢地均輸  
事是也臣孤陋闕守閱邸報常後時不知其條議何狀然觀古  
格士匡時致主者皆有根節纖毫不爽然後能濟大艱勝大任  
為天地神明之所鑒格方土木時北塞多虞先臣于謙羅亨信  
實始奪情克詰戎兵嗣後邊臣間循故事然皆鑿凶門出闕外  
本末鈞連勢非獲已迨神祖時大婚未舉俺荅初附張居正僅



奪數月之情以觀典禮至使天下交譏名實俱喪神祖終薄其  
人身死乃錄今天下賢才尙多人心未泯獨以積媮之餘委轡  
莫馭是非易淆賞罰不做每有艱鉅彼此推卸以至盜賊縱橫  
下苦百姓上煩明主令有二三大臣洞悉本計內修禮樂外明  
征伐收人心鼓士氣制節謹度以持其後成康之治猶或可致  
也而僥倖功名者乘間鬪捷以禮義廉恥皆不足以為治使禮  
義廉恥果不足為治則伊呂周孔廢於前世矣臣觀陛下法古  
敦庸深明本治以崔呈秀之奪情據位而首膏蕭斧即袁崇煥  
之奪情聞外而亦不免誅夷是陛下之明察與天地神祇之鑒  
觀昭著如此也古之聖人以為忠信可學至孝難盡故以廉恥  
相勸不以要道律人然如魏闕之下司馬之堂政教所出何可  
紊也臣素頑鈍不能多識然記先臣翁萬達以奪情至部降左

司馬不踰年罷歸楊博以嘉靖丙寅丁憂戊辰復起總督且禮  
矣猶感然恐以衰墨蒞事為我所笑今樞臣新居兩喪不在  
疆場偃然自擬於楊張之間天下即無才何遂唐突至此乎陛  
下以至德化人防維犯亂間有磊犖之士偶坐細故如陳壽之  
允藥阮孚之追婢皆幽擯不敢別白柰何使變變負棘者坐弄  
王鈇磨厲天下耶天下雖大其嗚呼在一人心氣陛下之心  
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陛下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  
天下皆平雖有九六災青水旱盜賊可以力行善政付一二賢  
達匡襄消滅之陛下執要運仁力行於上豈必使四海精神盡  
頓於兵餉之下乎臣聞樞臣條上兵餉為溢地均輸之說派兵  
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欲俟兵齊餉齊始展區畫天下望樞臣  
如旱望雨望滅賊如水滅火必俟兵齊餉齊誰則不能且是溢



地所出其能幾何加派之後復有均輸敲扑之餘間有那借勢必數年不齊則是樞臣不欲滅此朝食也凡賊之所以不滅爲不得要領屢撫屢縱將驕於上卒翫於下委蛇遷延時譁時起以兵單餉絀爲詞耳非果嘗試挫弱不復也往歲秦中措兵十二萬餉百二十萬展限數月然卒不効者任事之臣少推卸之謀多乍撫乍勦兩無所就也誠使當時賞罰甚明要害甚得前後遮伏審勢逆折之潼關之外可以不驚而諸臣動稱地廣徑多阨塞易漏非用眾不可故諸臣皆自救敗非爲功於陛下者也又去歲補迫三輔匆卒召東南兵每省數千行糧安家各費十餘萬行不踰閩而一紙罷之令其時道將決計踰江分路豫楚合諸土兵邀擊逸賊雖萬數千有十餘萬之勢夫以帝王行師於中原之內州縣比櫛龍蛇起陸而云必王翦白起銜尾於

道者此大無算近於風浪也今豫楚江淮因壘已久三省赤籍少不下十萬餽餉數年主客正支宜有定數又島餉新撤江廣之運可省三四十萬石登萊儉險促節之地不宜久宿大師但使分島併楚以靖中原練要握奇以綏東土取遼餉之緒餘縱秦豫之單虛挹彼注茲猶所謂天下之全救天下之全也安在其爲半乎臣觀古今三代之季皆有繁徵搖動人土卒用不靖我朝二百七十年累治重熙雖有寇攘洵驚而天下晏如者以士民跼足尚有餘地饒乏相依它如間架陌除權酷度牒買鬻之類縉紳恥談以至銅鐵銀冶無甚巨害君子猶引義爭之是以相維安於磐石也信如溢地均輸之說行於江南刁民猾胥搯腕語難闐闐相煽鋌險逃虛又宣可靖乎且爲權計以辨一年一年之外大兵未練大賦未集大勳未就大難未殄永旱間



出艸木變更眇眇之眾何所消之反喪負薪荷刃向內備見於此矣夫以七百萬之新餉盡爲關協以八九載之威神殫於內操權於其間猶未有一二日之閒暇十數萬之贏餘以需應不時補苴罅漏而欲借一年之計使蒼生破釜以應寄炊中澤長噉而觀布網臣雖至愚知其未可也今四方亢旱支河枯龜永平之間骨肉相噉瀛海孔道擄掠成羣區區江南民力已竭陛下必欲滅賊兵不必多餉不必倍但選諸直言敢諫之臣及諸膽識強敏者持繡斧監諸道軍因糧於省因兵於郡因將於士因賞於賊間選十數制科開兵衝敵州縣令其自舉能者授之賊平一年卽報雄職天下翕然思奮其長寇攘奸宄開風拊心何必撐蒼生之骨以禦虓虎乎至於災旱之故積於驕陽憤盈不交坎離失治臣見比年賢人在野憂鬱殊多如詹爾選吳執

御金光宸等皆慷慨特達不憚批鱗分其餘才可以料虎而長滯巖穴亦乖和氣又邇聞內操不間冬夏上混雷霆下竦社土方今熒惑與日同行會於鶉首二辰皆火火政不修則蘊隆不退陛下誠當清獄之時沛然肆眚起廢籍停內操以替陽光以養陰節火政旣清則雨澤必降人心不鬱則協氣旁流是卽解澤之良方元感之遠理也陛下旣以言督諸臣想諸臣必有言及此者維是禮義廉恥百世之雲雷非直一時之膏雨天下悠悠習爲細故生心害事變非一端卽如溢地均輸便有熙寧元豐均田手實之禍臣知之不言言之不盡異日言之雖悔無及臣爲此疏已經十日六七焚艸然終不敢自欺以欺陛下誠以提醒人心扶植名教亦是詞林職業幸逢聖主懇惻求言不敢括囊以沽安貞之譽卽以是賈禍臣亦有幾微報稱槁死無悔



爲此奏聞

求言省刑疏

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爲萬里孤臣危病隻身報効旣難稱職不易拊心多慙仰祈一去事臣冒昧不知進止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乞休奉聖旨詞臣職業最爲難副勿欺所宜自矢建白不在空言黃道周以清望起用正當深念時艱矢圖報稱至朝廷每有處分原係臣子欺蒙自取若不悉其事情本末槩從感憤循名似美責實何居臣不勝感激自計此生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有忠言誰爲白者臣迂

蒙寡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繼纒釐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爲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側身閔下之至也感獫狁蠻荆而修政是爲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宣言宣王憂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  
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惟其道講求其故攷證詩書以



聳其後齷齪瑣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它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鯨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任重寄七八載罔効尙擁權籍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悠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席而廢箸也臣觀陛下每值天誠輒避殿省躬率先羣下此自古聖王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空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召禳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州縣承流象指者凡天

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寧之心氣當寧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寧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寧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柰何使州土臣庶市其怒色平積漸以來國無是非人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無賴今天下巉險無賴之徒羣聚京師鳥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由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唯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



納溝之痛縉紳詎多雉離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卽可知萬事君子詎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控壤之中尙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卽多暇而東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柰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蹤塞兌不言人過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卽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間巷養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卽雍孚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矜棘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其賢甚良甚清甚彊宜保天下四海無一蹴芻齒馬之事

目下伏暑將徂凜秋且至最要者在安慶厲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勦誘之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豫爲截伏搗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瓦注最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衝州縣另爲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鱗強項之臣使爲秦豫襄廬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尸分畦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爲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慮諸臣之詬誶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以朔夕台伏宜修



平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爲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徘徊氏房  
心尾之墟宜慎火器逃愆戎務漢臣蓋勳曰寇在於外而內陳  
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厯理深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  
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弊弊於兵餉刑  
獄之下乎臣艸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濱死思一罄所懷  
非敢一言感憤輕談時事惟陛下憫其孤危惓惓冒昧乞賜生  
還冀遂首丘臣無任感激之至

三罪四恥七不如疏

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高厚難酬素稟多愧敢辭  
新恩以安愚分乞從休致以保餘生事臣冒氣虛敗旣經月餘  
神思昏潰變爲怔忡自傷福薄不耐好官兼以學疎未能練性

遂委頓至此夫復何言前月二十九日驚聞聖恩陞臣今職本  
月初三日部覆奉聖旨是臣卽當趨朝叩頭謝恩而下疇之後  
步履虛危遷延復閱旬日臣思臣家世寒儉賦稟迂愚量腹度  
形日虞滿概幸以餘灰得睹聖政釋清執之臣解蘊隆之澤卽  
行歌擊壤已有餘榮又北陸已邁長至方來皇太子行當以履  
端出閣瞻依之下坊局最親臣何忍言去然臣自計出山以來  
有三罪四恥七不如誼不敢以迂愚庸劣玷於清班所謂三罪  
者臣先時六七年見朝廷賞罰信必新餉充贏人心方奮毅然  
以遼瀋爲必可復流寇爲必可掃因邊治邊因腹治腹扼要刻  
期爲效非遠比揆諸邊腹事久勢殊人情頑鈍皆謂要不可扼  
限不可立惴惴姑息濡裯不暇臣遂恍然不敢言征伐一似臣  
前日爲大言以欺天子者是臣罪一又臣自艸土恭承環命天



下遂欣欣想望彙征毅然以仁義爲必有效申商爲必可廢眾  
正盈廷則奸邪自遠比觀中外眾尙詭隨人習告訐下犯上賤  
犯貴不肖犯贖臣遂恍然不敢言禮樂一似臣前日爲卮言以  
欺天下者是臣罪二又臣初見明詔敦尙孝悌貴廉貞頒孝經  
小學於黌序貽書鄉里以謂士大夫卽不能師法聖賢宜念綱  
常持名教以富貴功名爲第三四義比見諸縉紳皆毀柙踰閑  
挂衰服入都門攘臂吹塵以冠裳爲貨與市井爭行臣遂結口  
恍然不敢言名節一似臣前日爲卮言以欺鄉里者是臣罪三  
此三者皆臣蓄縮自廢以負陛下者也所謂四恥者臣前後出  
山咸有天幸兩值雲漢求言兩值京輔退未有一事一行以  
蔽初志在辛未求言則以引慝候旨欲陳而輟者三在今歲求  
言則以清獄方行欲陳而輟者再在庚午退則以攜家載道

落節於浙闈在去冬退則以單騎息肩溷榮於房考皆始於  
危言終於持祿始於危行終於養交此四者皆臣偷安自弛不  
顧名實以負陛下者也又臣記漢臣梅福之言以爲四海之廣  
人民之眾能言者類固多然求其雋傑指陳時政言成文章施  
合時務者亦不能幾人臣庸劣最無比數不敢上方古人正如  
今日諸臣品行高峻卓出倫表則臣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不  
媿純孝則臣不如倪元璐湛心大慮遠猷深計有經世之器則  
臣不如魏呈潤直言敢諫貞心絕俗則臣不如詹爾選吳執御  
雅尙高致博學多通足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茂才陳繼儒龍  
谿孝廉張燮乃至園土之下纍繫諸臣樸心醇行臣猶不如李  
汝燦傅朝佑文章意氣輒軻拓落臣猶不如錢謙益鄭鄞而諸  
臣或在艸野或墜淵壑臣獨以庸劣餘灰重依日月猶不慙慙



如食斯飫臣以頑冥無恥重負我陛下者也陛下卽以寒冷諒  
臣然臣自諒人臣之清貞猶女子之自守女子旣字苟無婉容  
懿色以康其姑嫜諸其妯娒又不能紕織饋饗以給其家人卽  
閉戶自守安用之臣以庸劣自號迂愚謂天下皆徑不得不迂  
天下皆智不得不愚陛下方以寒冷諒臣臣猶得言去令不以  
寒冷諒臣樹黨沽名百過橫生臣又豈得言去哉孟子曰位卑  
而言高罪也立朝而道不行恥也臣無可行之道陛下又屢採  
臣之言當抱骨圖報但以迂愚又負此三罪四恥七不如者驟  
得一官戰慄無以自立聞人批鱗請纓則惶汗欲死今又病甚  
言語迷惑不識進退惟陛下矜憐寬其狂易許辭臣職以原官  
休致臣歌詠聖恩永永無極臣自前疏奉旨後有再疏謝陳皆  
值病中輟遲久不敢煩瀆惟前五月二十二日齋疏告病會遭

役亦病不得上今冒昧合併以明不欺以效芹曝惟聖慈矜宥

救鄭鄭疏

崇禎十  
年七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臣於前六月十三日力疾具  
本辭職內稱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揣分自安不敢以負乘致  
寇又并附舊疏粗陳道法治禦之略非敢有一言干冒希榮以  
殉流俗撓國是也席藁引辜旁皇二旬至二十九日驚聞聖旨  
禮樂征伐名節是朝廷治禦夷夏扶植綱常最大關鍵黃道周  
職在詞林不圖報稱一味偏拗好名這所奏并舊牘附陳語多  
含吐且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云不如是何肺  
腸着回將話來臣惶恐萬死臣處明時濫清班雍容緘默可覲  
後福雖窮愚極迂豈不知守口之樂所不得不如此者以六載



賜環萬里赴難不忍恣恣以苟偷自結必不得已亦據片言以報陛下耳臣觀 既二十年流寇瀰漫又七八載百姓瘡痍橫死相藉臣私意以日中之市無游談踰險之車無袖手大小臣工宜悉捐其私慮以急公家舍其細競以圖大計卽甚無能宜推分引身以崇讓敦厚少補萬一如爵祿是競毛舉鷲擊高自封樹以誤蒼生誠非所望於今日也臣才具不踰中人年過始衰卽欲奮其蛙頭以償馬骨而四顧了然不覺心冷以視舉朝諸臣無一不十倍臣者顧影問形每况愈下又何怪乎古人爲侍從不半載章疏至百上臣賜環七閱月僅補兩牘尙吃吃不能自暢以臣遭明時事聖主仰受殊恩尙闔籟如此令與諸臣并道後先其不能追及何啻倍蓰哉臣前見科臣章正宸疏有云諸臣或迂疎矯特自潔其身亦不過護一官耳臣爲

此負愧至終日不食近見科臣馮元飈疏云諸臣皆蓄縮便安無裹草請纓之義臣亦爲負愧累夕不寐二臣皆知臣者非爲臣發然使臣聞之如呼寐使醒臣又病起孑然鼠泣是以決計欲自劾而去非敢與大臣判其出處盈廷爭其是非也至如鄭鄭者天啟二年與臣同爲庶常鄭與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嘗以爲怯臣至今愧之乙丑臣奉母歸養舟過毘陵鄭母吳孺人送臣母出境未嘗以爲不孝今又十三年距鄭發科時已二十六七載時地遼邈何由追剖其事但時捉筆不能明白輒想鄭鄭以爲不如真不如耳宋臣韓琦在中書每見章疏談人隱過輒以手掩之仁宗嘗稱爲忠唐臣顏真卿嘗糾李何忌不孝但云酒失詎諱猶云此非盛事今鄉黨聚談好摘人曖昧以爲笑樂四方訛棍好造不根訶赫攫錢風



俗薄惡犯亂所生挽之在上不可不早也臣百不如人不孝不廉不文不武已見臣六年前之舊疏今雖終日克治了無所得何敢復望古人幸遇皇上仁覆閔下有鞞鐸芻蕘之思是以載骨生肉敢圖片言隻字之報如臣自量廢棄巖穴卽狗馬不如何況纍臣而上臣少受詩觀仲尼以神聽而定二雅在伐木則曰神之聽之終和在平在小明則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天下未有不正直而能和平不忠厚和平而能受福者也朝廷必欲扶植綱常治禦夷夏自當取其顯著畧其微暖收順而討逆嚴大而畧細以至仁爲本以明武爲用勿使巉險小人得射彤影而弄威福唐臣李絳有言人主聽言甚易人臣進言甚難方其懷疏欲上已十失四五至於上前十不得二三臣亦六七騰疏僅再達上前雖筆性迂庸亦恥爲摘發前後含吐不能明白則誠有之至於是非天下萬世懸久自定豈臣片言隻字所能顛倒且如臣原疏以爲文章意氣軼軻拓落則臣不如錢謙益鄭鄮錢謙益爲臣前輩與輔臣辨難俱在上前其由來亦久臣不及知鄭鄮攻魏忠賢救文震孟避難入山臣所親見雖學問不同而文章意氣大略可觀古今人士以文章意氣損壞福業者多矣臣以是分規亦以是自糾非敢爲纍臣文過也古人亦言輔臣職業視天下安危天下安雖嘗輔臣不以爲損天下危雖頌輔臣不以爲貴臣生平未嘗嘗人未嘗頌人但愧此生無一人如人自克自艾不敢濫玷清班自膺顯授而已臣揣分疎賤不敢呼籲皇上俯卹犬馬然恃有賜環之恩在詞林十六載未嘗言祿幸乞骸骨得遂首丘自甘沒齒惟陛下少垂察焉爲此具本回話親齎奏聞



申明掌故疏

崇禎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為懇恩辭職冒昧乞休敬就局中粗明掌故事臣自五月二十六日蒙閣題奉旨陞臣今官掌局以來曾經三疏引辜不敢就職者數矣以聖主特恩寬宥曲成覲顏就列自詣閣領印之後問諸當該云此印何施曰不過文移支給薪俸而已又問經書何在曰府後舊有書庫五間今俱堆閉空諸所有又問局中今何所司卒無以對及詣局見門徑荒窄僅通馬蹄徑左廚房六七間鞠為蘇壤并無瓦椽局中皆胥役住居無可坐處臣始浩歎謂文法委弛之至於此也臣思坊局等官雖有印信每有關白通繫府閣心遠地偏積漸宜然但今前星啟旦萬象維新銀榜桂坊豈容寥落臣偶閱先臣崔銑文集稱其家居起為官案時

曾寓司經局朝房今局中尚無廁足之處何況朝房至於局印舊為洗馬掌管其有東宮顧問經籍圖書皆洗馬率屬自較書正字綜理以聞臣以諭德循行視事欲頓百年之頽綱新一日之華貫宜其難矣然臣身在局中顧名思義竊謂官方閣舍猶有變更經緯典章千年不做坊臣自允贊而下有清紀司直司諫官不必備維其人局舍自經庫而外有堂廡廚房門徑工不必修存其意至於司經名局實無一書職掌司經徒存一篆東官卽有一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丘濬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有祖訓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已頒行天下其在內閣書目猶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武臣鑑外戚事鑑儲君昭鑑錄廣昭鑑錄為政要錄彰善癉惡錄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及存心精誠省躬志戒永鑑忠義



六錄及女誡務本之訓凡二十種書皆可上匹六經下齊墳典  
今講讀諸臣皆未見其書或有不能舉其名者臣觀聖賢讀書  
不在於多在得其要領立見施行足致盛治而已聖祖著作雖  
富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倦倦留意惟在文華寶鑑聖學心法  
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種書傳本甚少可悉發  
內本謄刷先頒講讀官及詹翰坊局諸臣益講讀爲差擇供事  
之官寮坊局爲現在供職之官寮與聞治道一也更於二十書  
中廣發繕錄布於朝紳藏於經局之室取其精粹與四書六經  
同宣講殿而聖祖心法與治法宏暢無窮昔宋仁宗致治四十  
年道化翔洽嘗見禮經浩繁特於其中取大學中庸儒行三篇  
以賜釋褐之臣昭代採之至以學庸完於四書爲取士極則漢  
宣帝亦致治多年神鳥數見魏相爲相止採明堂月令二篇舉

事舉時準於陰陽不失其中而已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  
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禮器禮  
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  
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  
篇錯於四書以翌寶訓大可有宋仁倡道之效小可通魏相贊  
治之旨在於御博不及三年而義類備舉矣諸篇之中洪範月  
令尤爲精緊洪範御注翼以傳疏諸儒不煩更端月令中星日  
纏次異度稍取今歷以正斗差推移之間陰陽叶序是亦不出  
三月而條貫畢總也此外有貞觀政要大學衍義帝鑑圖說皆  
明白易了其精已在寶訓四書之中皇太子睿哲天開游衍傳  
說自可洞徹臣雖不與差擇實爲現在從官雖朝夕乞休猶一  
日在職以臣愚昧欲請旨先發聖祖御製文華寶鑑聖學心法



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及存心精誠省躬志戒四錄以賜諸臣使其近沂化源遠紹道揆次發尚書禮記詩易中大篇鉅章稍稍銓政裝潢分帙以便講說以充拓神智發皇猷慮使聖帝明王惠君哲人之業不夷於淺近不滯於小康別請聖製編目存者皆謄副本藏於詹府經局使奕世司者有所考循并選海內皤灌砥礪之臣如臣前所舉陳繼儒張燮輩皓髮龐眉紬繹故典以爲東觀之光并乞卽時選洗馬一員以視印信以綜理局事至於修理門宇推補司直清紀司諫諸寮事屬詹坊關請閣部非臣冒昧之所敢陳臣負病已深報效無日僅留局內之空言以明事前之職掌倘不甚謬乞次第舉行臣辭職繳印懇冀垂慈卽當自將襍被拜恩原野非敢留戀瞻顧自取罪戾臣捉筆拊心不勝屏營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請告疏

崇禎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微臣揣分難容懇乞休致以終賜環之恩自甘罷黜以厲廉恥之路事臣不才窮愚極陋自壬申廢籍而後負畚荷耜永矢久矣忽逢特恩復離隴畝譬之盲人一旦開眸得睹日月千願俱足不知其他去歲九月聞遼警投袂入都於今一年見四方未靖寇攘鴟張每對詩書皆有巾幗之色況藉此梯榮凡臣此心路人知之其不敢與鶴序爭翔亦已明矣夏秋以來自度不效四疏躋躅繆有狂言幸蒙陛下垂觀過之仁推放麀之義使臣得偷陰視息私念諸纍臣建言負慝者方在園棘與囚伍齊食以臣視之苑枯之分何啻千里乎頃逢盛典以青宮出閣豫選從官臣又幸未離坊局將事木天日月之傍鸞鵠鳧雁俱有光



黃海浦集卷一  
輝臣安得過自菲薄十月二十旬忽傳有同官項煜編修楊廷  
麟推讓臣事中外喧傳臣聞之驚歎以謂今邊圉多事蒼生塗  
炭二三詞臣身不跨鞍射不穿札何苦自相推重以啓疑端且  
以啓明方且景慶徘徊日馭正中陰邪退伏載車張弧之談固  
無望純臣之胸臆也臣一生孤立無競無營但以學不純師窮  
理未盡爲孝不遂抱忠多慙項煜楊廷麟二臣知臣之美不知  
臣之惡知臣之性不知臣之命至於罪過稠多應誅不誅應黜  
不黜感深報淺動成愆尤惟臣自知之耳臣生於窮簷藜藿不  
飽迨爲冰官祿養難備前後廬墓凡八九載馴兔不遶而豺虎  
洊驚紫芝不榮而蓬蒿日長天下之搖心易落未有如臣者臣  
抱大疾負大慙卽欲勉自祓濯強附青雲而志氣旣枯形神不  
屬必不能奮發以報陛下惟念大典盛事曲宥羣生推賜環之  
恩容臣辭職廣廉恥之路遂其初衣臣一身子然襍被自將以  
爵祿還朝廷以清議還天下以骨肉還丘墓以名教事業還聖  
主良臣臣伏艸莽仰祝光華生生世世圖報無極臣不勝哀懇  
之至



黃漳浦集卷三

疏

讓賢疏 崇禎十年十二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  
報職未能聞陞滋懼敬摠繇衷之情以明辭讓之實事臣自前  
月朔日奉命纂輯各種經書臣旁皇四顧已十餘日草疏再焚  
欲辭不敢誠以生值欽明得聞稽古事難再邁時不易逢遂冒  
昧遵旨請益同官咸以開局未遑微勞易了欲以數月覃精畢  
之今既四十餘日未有端緒營繕查照亦未有回咨臣始悔前  
言過矣臣前疏恍惚粗舉經典中諸大篇未及周禮疑其繁碎  
不便講貫及聞選試之日聖主親發經題三物賓興實出周禮  
中臣大慙負謂管窺蠡測無當高深一至於此也今方從坊局



諸臣講究洪範月令緇衣儒行四篇繕寫未能成帙十三日在班行微聞有推陞少詹管理玉牒之事退卽具疏欲辭未脫藁已聞旨下臣起溺灰膺榮遇所懇懇欲辭者非爲要譽好名拂時俗之情存乖方之性也臣實有心不能自昧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換帶來也今旣一載容頭過身再值求言寂無一語不曰願爲良臣則曰我無言責臣之學術不紹亦槩可知矣凡業少易成官崇難副臣世寒素作五品詞臣位望已極牆高基下行道所嗟重以積譽何能不覆況今赤氣未消蒼生未靖宵旰未寧世道未泰聖王之乾惕方申小臣之修省未竟遽以此時叨竊清華顯則有以退爲進之譏微則有無常爲邪之戒大則有旣負且乘之羞小則有以訟受服之恥是臣

所終日怍怔問之衾影也記曰君子不以大言受小祿不以小言受大祿臣之言未一當也而祿則再受矣官詹榮僚玉牒重務決非艸野單劣之所能堪卽以歲終例舉資深詞臣臣所推服則有右庶子蔣德璟博雅閎通資稍前臣而才遠出臣上左諭德謝德溥冲和澹裕資稍後臣而望又在臣前二臣皆不激不隨旁通時務歛聲歸實默契道原使之樹表宮端必當羽儀之任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臣生無一長但明於自量又欲稍自節福以圖報異日乞因部覆未上改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榷戶稍完職業臣非敢爲矯飾實不敢以求退得進干天下之清議負聖王之盛心爲此具本親齋奏聞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奉聖旨黃道周陞職旣有明旨不必



固辭該部知道

補牘陳言疏崇禎十一年二月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  
奏爲敷陳不盡條對未明敢再補牘以悉愚衷以宣聖德事臣  
生當盛世五十年在詞林十七載未嘗一近細旃親聆天語昨  
幸從經筵之後得逢名對冒昧陳言臣實創睹喜慰交迸神情  
飛越不悉所懷仰荷聖慈覆其荒陋凡臣所言而未明明而未  
達者容臣一二再剖以識遭逢臣初隨班承清問人才挨次條  
答臣言人才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充一日之用近來禮樂  
未修教養未備人才遠不及古又經霜雪摧殘之後元氣未復  
須十分培養勿折其萌芽譬如養火亦要惜薪然後光氣完全  
發得透亮我朝人才當世宗時稍稍摧折然或朝行譴逐暮卽

追還是以人才鼓舞不倦臣之區區伏候聖裁及旣復班又承  
出班奏事之旨臣冒昧越次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  
存乎形勢皇上先年齋居數月措餉百餘萬立限西討而流賊  
不滅者以諸督撫皆未講於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賊團走耳  
事旣不効則謂餉不足其實新舊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  
萬之師今宣錦三協未有十六萬之師似不勞別爲搜求以供  
勦賊之用也臣又言東疆之形勢存乎宣錦西土之形勢存乎  
夔峽宣錦誠得大師八九萬實圖之策雖猶護本  
巢必不敢西過宣大東窺榆關夔峽若得一賢道臣東連荆襄  
北通房竹則楚賊必不得西旋蜀賊必不得東下臣又言事欲  
大創勞欲永逸先年禁旅之出宜爲三軍推轂告廟而行則實  
大聲宏凱旋較易今以爪牙一軍聽於總理似有未宜又言張



任學爲巡按則制人爲總兵則制於人皆詞意未明欣聞天語以邊餉有多寡之不同張任學爲擔當之激厲臣不勝感奮又言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裨將得小曾者與一隊主使行間自效或先其一股使探諸股要領所在因而肢解之還收其眾統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實塞下不宜泛泛以收爲名以留爲實倘復無策令擇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爲中原腹心之疾也載承天語示以勦撫原自兼行操縱自有妙用臣感愧無言然臣意以憂甚於憂寇故末又言宣錦練大師八九萬終是要着蓋不驚則流賊漸必自滅以宣錦治以鄖襄治流寇以郡縣之糧治郡縣之兵誠不煩別爲徵召而足耳臣驟瞻黼展神膽未定音義未清如大師夔峽斬捕等語皆上煩顧問又或出明旨之

所已頒戰慄之下何繇畢達然臣迂愚實以近者蜀報未聞塵欲煽不得不舍誠正之本談圖匡攘之標務至於帝王隆理先內後外先本後末誠得人才畢收人心畢奮一舉一措天下咸服雖指顧之下懸於佩流寇以牛犢未爲不可也臣又從班末聞皇上微採黃景昉之言有垂察清正老成鄭三俊之心及名問余煌講章似尙存舊講姚希孟之語涓涓仁澤漸決江河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言一事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惟念舊輔文震孟一生蹇直半途捐棄不及延睹今日之盛言念戚然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肯蹈私交然私計天下人才生如鄭三俊沒如文震孟姚希孟求之影似未可多得幸逢霽光繆開瞽說維皇上仁覆羣生栽培庶物念錢穀易求人才難得錢穀一散可以還收人才一折



不可遂復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此眾渙之時稍宏孳萃之旨使廉夫立士有以自振亦收拾人心消滅寇之一大機也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崇禎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黃道周這補奏亦未明切且名對原諭鄭三俊作弊當處姚希孟改折難行謬稱垂簪存舊妄自更改至云影似未可多得尤屬率附偏私着自行回話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崇禎十一年三月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遵旨回奏懇恩宥罪事臣以前十二日從事經筵親覲聖主問察之懃諸臣敢言之盛以爲自虞廷而後逢此曠典而條答不明仰煩天聽私自懊悔謂學術疎陋辜負此生是以終夜

篝燈侵晨陳列但粗明語意而止未遑寫吁咈之謨參記註之路也昨二十三日驚捧明旨這補奏亦未明切且名對原諭鄭三俊作弊當處姚希孟改折難行謬稱垂簪存舊妄自更改至云影似未可多得尤屬率附偏私着自行回奏該部知道臣惶怖欲死臣最迂愚驟依尺五雲雷之下聾聵滋多區區寸心以闢門延訪千古美談且天語初宣原爲求賢而發推求賢之意以保惜老成存念舊學知聖主所必有之心盛世所必行之事故謬曰垂簪曰存舊猶睹日光而思照被仰雲漢以慕膏雨非有改更轉換其間也臣記當日對畢二三史官恍惚天言轉相訪問或云客人作弊或云恃清作弊或云斲折漕糧如何行得或云漕糧改折一年行得行不得閣筆久之今聞明旨昭回則聾聵俱啓矣臣誤以闡颺天語爲記註之事推廣德意爲奏對



之法簡率自白負罪何辭然臣實無所更改其間古云溢喜之言過於仁溢怒之言更於義臣逢非望不虞有溢喜之言亦以宣揚主德非有他也隋臣有牛宏者被命宣旨至階下不能舉其一辭還叩頭曰臣已忘卻左右皆慰天子反嘉其質直宋臣程顥在經筵講畢上歎天下乏才程顥進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舉朝動色上反拱手曰朕豈有此臣初逢殊恩出於枯朽至誠格主既不及程顥而朴野迷謬甚於牛宏是臣所撫膺而慙歎也締思當日聖主初意在於求言及諸臣進言歸於釐弊求賢者人主之大德釐弊者人臣之小心以臣區區則謂敢諫之外必無人才誠正之外必無學術知言之外必無治法生爲人臣遭逢聖主遇是非邪正之會不敢一動其舌安望折衝萬里之外乎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欲得賢與治必使天下之情幽

隱畢達又云人才不絕於世患無知人之人耳臣孤生離羣不知天下人才多少不知天下情隱何似然當波靡之時詭隨成風廉恥道喪求有冲淡耿介如鄭三俊輩實亦未易蓋諸臣雖才具不同歸於潔已潔已之臣雖不能釐弊而弊實尚淺不潔已之臣雖終日釐弊弊實愈深矣今陛下闢門宣召羣臣釋放鄭三俊長安士庶歡聲雷動微陛下垂察亦不至此且以七載講章尙經聖慮其存而察之則仁王之明也其察而存之則明王之仁也臣愧不能賡颺敢不仰誦聖德嚮使臣不從諸臣之後不聞講臣之言必不敢謬措一辭既從諸臣之後而默默自安則是臣欺幽獨以欺大廷欺此心以欺陛下也臣自受命纂述以來心血既枯精神損失雖感激時艱思一報效而事未熟嘗語多崖略所以奏內未能明切至於牽附偏私臣之克治亦



已久矣伏冀聖明再垂察焉

遵旨再奏疏

崇禎十一年三月

經筵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  
為遵旨再奏事臣於前月二十五日奉旨回奏至本月朔日再  
奉聖旨這回奏語多支飾殊非奏對之體黃道周着再回將話  
來該部知道臣前辜未除後愆復積生逢聖王不能質直自將  
學求事君又蹈迂疎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艸已自盡焚不能  
復憶惟憶述前代經筵及當日講論處失體甚多援筆莫措既  
而紬繹高厚寬覆蝟蟻因思臣子自靖獻而外負慝何窮天地  
自風霆之餘垂教無量又思人生學問得之師友者為多畢世  
工夫受之氣質者難變臣孑然一身舉無師友之助率爾奏對  
祇存氣質之談離羣索居為日已久復圭捫舌命駟何追況以

纂述未就心血焦枯又當席藁之餘餐寢俱廢外多杞卹則橫  
艸攪心內恥懦貪則抽簪多負以至精神恍惚語次不倫仰藉  
聖主洞燭羣情屢保全於奏疏之表向如諸臣尋行按墨豈敢  
容於堯舜之朝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未嘗有  
一言忤旨亦未能比績皋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一百餘  
事未嘗有一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  
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已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語之萬言而  
迷謬頻仍瑕罅山積遂使陛下好問好察之誠徒成微臣傷易  
傷頰之實尚欲以仰贊高深希蹤往哲良亦難矣方今直道尙  
在禁林儒臣多充講幄臣自揣艸野之資終非法物彘影之下  
既難自容謹束身席藁以待褫斥倘念聽睹方新纂述未就寬  
假數月養其餘辜是臣望外再造之恩臣又負罪深重未敢自



必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退尋仁清之旨疏

崇禎十一年七月七日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聞性道仰附見知敬颺天語之精微以開世儒之聳聵事臣聞下士而享要道逾於太牢褐夫而被至言榮於文繡臣少而恨不得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得睹勳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召對以來臣欣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古今儒臣未有與頌奧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覆陳數言略舉天人之義粗引清明之旨初無所中於要會裨於治化至煩陛下特達開諭以謂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局臣退而服膺尋繹此論飢爲忘餐疲爲忘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論文皇之力行

仁義仁宗之心存敬恕未有洞徹簡盡一至於此者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先儒之言正言修近儒之言良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揣窮愚得天者淺或粗得其入門不知其究竟或謬窺其堂奧已忘其入門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睹富美有以泝上古之傳有以開來世之學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足矣臣當日卽宜有所颺言猶恐人謂臣畜之不深揚之太早今旣踰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爲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爲堯舜所患成德不收其完局造道之始不本於清雖言修言正言良言靜終有曲謹之蔽稿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於仁雖言智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



謹稿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於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於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啓道心選言顯示於爛兵漫餉之中吐此精神荒屯散鑄之外宣茲肯綮欲使天下後世之爲臣者皆以清爲本清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賞罰亦清衡鑑清流品亦清倫敘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氛濁塵寇攘奸宄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傲何非可遂恐其歸於曲謹枯寂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和則是天下竟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下後世之爲君者皆以仁爲歸仁則其生賞仁殺奪亦仁容保師錫仁流迸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愁歎此倘無不可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雜伯小康不詣於純王而已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於智合明於

武則是天下竟無有無智名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清爲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澄徹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患爲臣者之不清不患爲臣者徒清而無所補於君仁爲天之本心眾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慮爲君者之未仁不慮爲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子思子爲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爲本誠出於清仁出於誠誠立則明生體清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卽爲聖人之妙用陛下旣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以正人心以汰邪說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強諫養亂潔身至於夷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所仁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聖人聽之何足以當糠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於欽明堯舜之臣極於寅清惟明與清天下歸仁臣既已親聞堯舜之言親睹堯舜之心尚不敢有隻言弼直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貴於寤寐羹牆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而推之可進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彊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朞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權謀用之一時非久輒敗何所當於道化而收之至於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備或有偏至之人偏行之論不妨包荒以熙帝德誠無取於遜心莫違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稟氣

衰薄僦居湫隘冒暑執筆不間朝夕遂成血滯已六七日恐遽奄忽不能以面稽至道闡釋精微猶憶名對所陳卑不足錄倘附記註使後世史籍得睹聖王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臣死且不朽惟是臣前兩月感念時事嘔血隕心凡四五疏皆隕於時會不能自達以至鬱鬱幾不欲生倘遂奄然則臣報主之路盡矣臣起再生誼不同於諸臣見國家有不可已之談不可無之論臣今日不言使後世人言之臣死有餘恥幸逢明主可與忠言遂揀前三疏併附實封使愚直之孤忠從仁清之末簡臣矢此心實無一毫偏激惟病至子身四顧垂涕願偷餘息歌誦園風乞從艸野與逢掖老儒闡明聖誨使後世來學紬繹無窮雖文繡太牢實自謂過之爲此力疾具疏遣役代齋以聞

論楊嗣昌疏

崇禎十一年七月七日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名位事輕綱常事重乞杜亂之源以崇仁孝之化事臣觀古今治蹟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誼不敢改至於事窮理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係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門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繫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北事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翁萬達以尙書降左侍郎栖遲不十日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間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勲名是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啓末年袁崇煥冒起

於右屯崔呈秀覲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夫又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緘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之無行蒙垢貽斃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已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輒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爲天之子也天有違行三辰不輯猶之父母溫清不宣則人子爲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況於爲人臣者其家



父母不幸委弃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暗叱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視含殮槌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闊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臣見邸鈔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於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輝氣違和尙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政刑之所從出毫不可替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干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場中外尙可料理卽使人材甚乏疆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

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它不過正綱紀審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寇賊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田父乘墉而射之矣卽不得已相其要害崇方注之使忠臣孝子鼓厲四方眾志可城也諸忘君親營富貴射生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廷而建官以餌之耶凡人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欵市樂天之說才智備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鼻指說夢捕風獵狐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範圍縉紳家庭小小勃谿尙以法治之而冒喪斃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謂不可也臣於此事曾三具疏皆以遂事



中止抱愧於心近見明旨已數日而封駁未聞誠恐有不祥之人勾連欲起轉盼之間復遂成事則言之苦晚悔之無及臣爲萬世惜此綱常爲聖明惜此治化至於一身進退有何足存如使此世界有此事臣實無顏以述經書乞先賜罷黜微臣以爲隱忍苟偷之戒具本親齎奏聞

論陳新甲疏

崇禎十一年七月七日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綱常事重軀命事輕願捐艸土之軀命扶盛世之綱常事臣於數日前閱邸報見推宣大督臣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陛下憂邊至急求才甚殷廷臣不任驅使破格及於凶人臣竊痛之然度必有寡廉鮮恥喜榮利忘君親者鑽刺營競以成苞蘖之固然後陛下得而知之廷臣得而舉之及本月二

十八日晚乃知有會推陳新甲之事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亦未宜移借至此也臣觀古儒臣專閫自効能任宏鉅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誼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輩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然其所成就猶未造於古古甫張仲之流今邊圉久偷方盛才士盡於斂身通人樂爲緘默聖主焦勞十年於此未有發筴而應者卒不得已欲舉不祥之人拂拭而試之以觀其成功責其後效猶使無根之樹發幹抽芽臣雖迂愚萬萬以爲不可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則知其所易自有載籍以來品諸人才批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冒斧鑕之難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節直言敢諫之臣旣半弃不錄矣而欲使諸軟



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又豈可得乎  
臣觀比日宣錦所探終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  
營衣青蟒者無數且如宣雲議賞明插未有實情而中樞首謀  
輒云義州馬市可權畀以款邊中外譎張幾易鹿馬之形表裏  
吠聲盡假叢神之意陛下三思諸臣豈復爲國定遠猷謀實效  
者乎而空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而諸臣嘈嘈又方以白  
圭韓雍馬文升張瓚諸賢以爲口實諸賢生當孔棘之時羽檄  
交馳勢不得拔足而去今陛下明武洞矚中外雖帷幄諸臣動  
稟成算仰承之不暇何所賴諸叩頭折枝軟美容悅者洗濯其  
不祥而用之乎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  
禮樂攸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則何不固以  
此征則何不服今終日怕賊而畫地言守未嘗見而畫紙言

戰乍言戰乍言守守者亦是戰者亦是至於古王者所征所守  
之道則未有一是也而況於波靡下此者乎古王者重其爵祿  
今之爵祿旣可以虛致則功名亦可以僞飾凡仗節鉞擁蟒玉  
撓摑載道者以欺田里自耀而已與其輕爵祿而言破格毋寧  
重爵祿而杜倖門與其輕破格以飾功名毋寧慎倖門以飾道  
德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然決未有不忠不  
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今天下亦多人才而漸習已  
久氣骨太細其智者畏言旣難其仁者喜談精微臣則以爲旣  
難自天應得旣難卽詩書誦讀之中亦有旣難精微自性已得  
精微卽干戈矢石之下亦自精微陛下敬天勤民日慎一日闢  
門運掌以厝天下天下蒼生立出湯火邊圉諸臣陰受其福而  
不自知罪顯撫其功微諸臣亦誰不能者卽使天下無才臣願



荷戈以撐宣雲之塞凡東疆要會在宣錦而不在於宣雲陵寢  
周防在宣雲而不在於錦義古之患在西邊則輕宣錦而重宣  
雲今之患在東邊則疎宣雲而密宣錦敵避其所重而中其所  
疎則宣雲之被患必數矣誠使宣錦與宣雲合心敵出而搗其  
虛敵歸而截其後則宣雲之間正所以致■而取之也今東疆  
新餉自二十年來已七百餘萬而宣雲兵額視嘉靖時不十分  
之五誠酌新餉十分之二以濟宣雲總宣雲分撫之力以斷宣  
與探三衛之腹心折 之右臂及今爲之雖獨石可以不營  
開平可以不築但得數年之內貴人不掣其肘廷臣不開其隙  
天壽艸木有大華之色也臣雖懦孱然自二十歲躬耕手足胼  
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一二千里不解屣屨今雖  
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

筆札千楮均爲報恩何殊之有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  
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臯化哉方今熒惑漸次  
箕尾是爲燕分八九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儒者之所不談  
然思患豫防聖人之所垂戒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  
須百日又六七十日載道赴宣已垂半載蜀雪可消邊州已綠  
盧象昇空以熒熒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盈廷發謀良  
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臣荷恩再生窮經垂老幸持筆橐俟  
一日佔畢細旃之前奚忍遽自菲薄然思古人經術盡爲綱常  
聖賢治道祇歸名教使綱常不立則古人安攘皆可馬上不事  
詩書况今天下驛騷人情泮渙非常之業決不在亂常之人誠  
不忍以陛下仁孝垂成之治爲諸臣權宜之所虧辱語曰奔車  
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



間振衣覆舟之下惟陛下垂察焉臣無任激切之至爲此具疏  
崇禎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奉聖旨陳新甲原係奉旨推用何得  
以捷徑橫誣疏語且多懸空譏刺黃道周念處分姑不再究該  
部知道

### 進繳書錄疏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降六級調外臣黃  
道周謹奏爲奏繳職業事臣於去歲十月二十六日爲司經局  
頽壞書庫無存請理庫局鈔錄寶書以存典故併稱五經書中  
有鴻篇鉅章宜別爲圖錄以備留覽十一月初一日奉聖旨東  
宮講讀循序漸進這所奏經書各種黃道周職在宮僚着同詹  
坊等官精心講求彙集成帙次第進覽司經局爲藏書之處據  
稱歷有營繕錢糧如何任其傾圮以致書籍無存并着查奏該

部知道臣奉旨於今已九閱月更大寒暑爲時不多職業罔效  
臣雖久離局事而明旨如新詹坊諸臣同此惕厲已於今歲六  
月修理經局書庫二所併諸經廂房除營繕司彙報外惟是各  
種經書臣與詹坊諸臣集思分猷多未能竟臣所纂洪範月令  
儒行緇衣四種已先起艸稍有次第業形之奏牘欲繕寫進呈  
而值臣狂瞽曲荷優容引罪之餘宜自廢細然臣思古人身蹈  
不測尚圖纂述以贖殊辜況臣受命在先豈得消藏以滋罪戾  
譬如薰蕕終畝之下則情不忍荒又如曝芹靖獻之餘則誼不  
敢蔽用是冒昧將臣所纂完洪範二冊月令二冊儒行二冊緇  
衣二冊凡八冊四函先呈進覽臣理宜覓疇人大書重裝而臣  
居貧薄手書雙行以省浩費且去國日近不敢多營戀主微情  
聊存其鄂傳曰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臣荷罪愈深而受知特甚幸託管蒯葑菲之言無當土壤涓埃之實唯陛下鑒其辛勤存其憔悴不以人廢亦問察之心宥使過存亦芻蕘之獲文雖無用尙有明旨之當遵臣雖不才不借他途以自進謹將纂完書本開列如左一函二冊洪範明義十二卷次函二冊月令明義十二卷三函二冊儒行集傳十八卷四函二冊緇衣集傳二十三卷右洪範二冊皆言性命立極之道月令二冊皆言政事隨時之道儒行二冊皆言知人任使之道緇衣二冊皆言好惡感民之道臣學問膚淺繕寫粗劣謹以職業遵旨繳完爲此具本奏聞

乞休疏

崇禎十一年八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降六級調外臣黃道周謹奏爲感恩深重圖報無期懇乞宏慈垂憫真病以恤殘

生事臣自前月初五日欽蒙召對惶遽之下隕越百端艸野窮愚自甘萬死又以特恩優容曲賜候罪臣於此時魂魄散越驚悸歷旬不知餐寢至十七日聞部覆已奉聖旨着降六級調外任用臣知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又鑒臣迂愚俾就一官別圖報稱陛下所宥臣造臣者宏於天地親於父母臣感戴無窮已於十九日詣闕叩頭謝恩畢臣時病未痊可喜懼交迸憂危之下又加勞頓歸遂失血暈眩仆地移時乃蘇臣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繇再死而再生彌戴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顧殘生真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自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艸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



昔加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敢濫叨乎臣思古今臣子萬里九閩得在日月之傍親承訓討能有幾人卽承訓討風霆之下又存愛惜能有幾人臣以窮陋極微再與名對特聞性道又以引辜之下容光見照錄其文章臣千古遭逢此焉已足如復扶痼疾而濫素餐亦滋負君親難容盛典矣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一旦膏肓陡發鍼砭莫施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幽壑窮崖不悟聖主仁閱之澤懇乞宏慈容其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尙存何餘年之足惜古人思爲祿仕尙請外以全家微臣已負重辜况貫誅而得賞豈敢規避以負殊恩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苟存一日圖報千年臣無任惶恐偏側之至爲此具本奏聞

感恩疏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降江西布政司都事今逮繫臣黃道周謹奏爲繫臣悔罪感恩再籲皇仁俯開慈網事臣自北司過刑部又一伏臘矣九鞠四拷不敢言冤萬死一生不敢言創誠感陛下摧折懲艾之諭冀有一日許其自新又感日者刑措圜空之旨或可偷生別圖報效也臣生於海隅不諳禮法幸遇明時親睹聖主好問好察寬仁特達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遂輕蹈狂瞽一至於此然自戊寅九月荷罪降謫而外未有過犯陛下曾於平臺面諭優容者再臣投劾還山又經二載直以撫臣列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敢知亦非臣所及料也憶臣在戊寅四月隨班名對臣言必爭寧錦流寇必出夔門降賊不可輕撫禁旅



不可輕動按臣不可輕總兵臣憤悻妄言止此五事未嘗干礙  
朝柄又六月隨班召對臣言清任和智仁勇仁明武之皆本於  
清蒙聖王提撕開導臣止此三言未嘗牴牾國是最後八月召  
對平臺臣以惶遽之餘輕率躁妄進不擇言退不引譽拊心何  
極然至於不清不本之臣遺禍蒼生失誤大計臣猶自悔知之  
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遭堯舜之朝拘守一經上無夔龍之能下  
無共驩之責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家無儋石力不縛雞然  
初散館請使朝鮮爲編修請赴遼左爲少詹請出宣大未嘗敢  
一日偷安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才命雙窮仰負主恩卽欲洗  
骨滌髓纂書自贖刎頸顏行誰肯信者痛以天下之大賢材林  
立無一敢言之人敢爲之氣雖以陛下至仁至孝至敬至誠感  
之不動千夫守口百力護官臣獨以踽踽涼涼櫻此奇禍計我

朝廷杖二百餘臣或謫或逐未有訊鞫之苦株連之多如臣者  
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蟄蟲朽艸欣欣更生臣過經重  
處之後事在恩赦之前唯聖主仁閱再矜宥焉

獄中乞恩疏

崇禎十四年十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降江西布政司都事  
今逮問臣黃道周謹奏爲孤臣罪過深重天心仁憫無窮乞推  
肆眚之恩以開甦生之路事臣自去歲八月逮杖以來於今踰  
載一過北司四經拷問再入刑部三經審鞫臣唯感恩垂涕引  
罪無辭既不敢以隻語自起辨端又不敢以哀鳴仰瀆天聽誠  
自傷蚤歲孤貧無過庭之訓半生狷特寡出門之交以致言語  
乖張愆尤叢積幸遇明時不卽誅戮出九死而一生留殘喘於  
今日皆聖王非常之恩亘古非常之遇是臣所日夜疚心追悔



莫及者也然念古今臣子或仕不過一命或生不過踰時猶感  
激於尸素攀號於乳哺臣通籍禁近既二十年特荷賜環面承  
天語示以造道之方誨以仁清之旨自謂千古一時不圖一挫  
莫贖譬之矇瞽力穡無益於秋暗啞徒薪徒增激聒隻身萬里  
生死孰憐茲又幸遇陛下以至仁至察整齊海宇以止慈止孝  
覆育羣生按月令之文行曠代之典方春頒赦播於海內昆蟲  
艸木咸遂昭蘇而臣獨以講幄餘生顛連圜土既因薦而受逮  
又因救而蒙辜仰戴盆盎不覩雲日洪思曰一本有罪雖甚重情實可原二句今刊  
部讞上所定臣何罪審臣何語臣皆不敢辨亦不敢知然臣自  
計一生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卽如丁  
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呈三十六卷書皆臣手勒一再易艸  
則臣之不暇朋從亦可知矣臣窮愚極黯計自天地父母而上

惟聖主爲能知臣爲能容臣爲能矜臣憫臣爲能教誨訓討臣  
爲能生死肉骨臣雖一旦溘然七尺壘粉不敢自謂臣不遇  
也臣前在江省伏讀皇太后恩詔已仰冀滌洗之恩近在北司  
又欣逢肆赦大典在結案減豁之例誠不自揣以法經處後事  
在赦前乞念帷蓋餘波俯垂解網臣既靜聽一年誼不忍默爲  
此具本上聞洪思曰此本有一稿在蔣若柳處原擬八月後遂遲至十月

崇禎十四年十月 日奉聖旨黃道周正在究擬不必瀆陳

獄中悔罪自明疏崇禎十四年八月

臣罪孽餘生迂疎孤往述謬多年追悔無及久居僻遠不知天  
地之寬自幼端愚罔識當今之務以至今日延一日逃而又逃扞  
網空憐經年長繫毀傷膚髮無以見父母於九泉牽累多人已  
自分刀鋸於一決仰蒙我皇上天地鴻恩再三詳鞠臣所不卽



隕絕者皆堯舜好生之賜也臣日夜徬徨呼天搶地拊心感悔更復何言顧臣罪甚重臣情可原忠孝寸衷天日可表獨不能不遺恨於同繫諸臣也臣原請假在籍解學龍何以薦臣臣方蒙杖在廷葉廷秀何以救臣臣方臥疾在獄涂仲吉又何以促臣臣至此不知何因結此冤對使臣抱恨難明視爲催命之檄使問官若疑若信遂同挂影之弓獨念天恩隆重曠古難逢初起臣於廢錮之餘旋置之講筵之末叨侍左右每賜優容以致臣過恃恩知自貶顛妄撫今追昔碎骨何辭伏惟聖慈俯垂矜察念臣往咎已在處分之後卽今荷罪已在恩赦之前但使臣一腔熱血得在照臨臣雖蹈刃赴湯銜結之報誓死不泯臣臨籲可勝感激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七日逮問罪臣黃道周

往戍辭朝疏

原任少詹事降布政司都事今永戍臣黃道周謹奏爲罪臣去國恭謝天恩事臣以狂瞽無知感時抒憤自投罪網痛恨莫追幸逢聖明在宥寬其斧鉞不肆市朝垂一面之慈開更生之路臣今得荷戈萬里永戍行矣追憶戊寅七月臣初受罪雷霆之下猶聞天語諭以往歲賜環之恩示以今日優容者再事雖四載耿耿當心臣自此外未有過犯不圖爰書生於薦剡纏綿巨劄百口難明卽欲滌髓洗腸裹尸橫艸以仰報君親遙瞻雲日何可得乎臣才命雙窮朋從四絕上不敢引講筵帷蓋之恩下不敢援累朝杖謫之例遠不敢以先蒙重處爲辭近不敢以幸逢肆赦爲請但臣居廬十有六載一朝永離九原悲慟遂委棄中途無裨孝治徒爲魑魅之所快心行道之所悲惻臣今便道



攜家省墓之餘卽就行伍伏願陛下日新又新惟和惟一奮明  
作之功崇惇大之化惠此四方屈彼羣醜爲宗社蒼生利賴無  
窮臣雖溘然道路感恩罔極不勝戰慄之至

免戍辭職疏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

特恩赦罪復職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疏爲天恩至重臣力難酬謹齎有實  
之心以報非常之遇事臣自去歲臘月解網以來暨於今歲仲  
春束裝就伍仰戴日星俯循骸骨出萬死而再生感千古之一  
遇自揣殘年無可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魑魅保烟嵐足矣酸楚  
聞關躑躅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江楚間  
氓以瘠下爲微疴瘡疢爲小恙而臣以摧殘老病之軀當之瘠  
瘵頻仍動數十日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

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棲遲數月痊可無期伏  
枕蕭寺人跡盡絕不圖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旨意稱八  
月廿五日吏兵二部接出聖諭永戍黃道周罪屬應得但其清  
操力學尙堪策勵已經懲創卽當改過自新特准赦罪還職以  
昭朕獎廉尙學宥過惜才至意特諭臣伏枕墜牀恍惚如夢起  
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  
直懇名還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申以華獎者也  
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不知學行何似但以爲人臣子宜硜硜如  
此耳當數年前筋力尙健誠不自忖欲奮橫艸之功塞素餐之  
責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所侵一絲未絕雖復盡改前愆  
別圖後效徒足以汗辱班行增其悲涕而已臣思漢臣馬援病  
臥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



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可爲爲念今臣未卽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蔡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匍匐而就鵠行扶攜以售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上墓擊壤偷陰餘息幾何度無可報陛下者唯願陛下居敬體寬養氣持志力行仁義之方徐收忠信之效擇廉幹以辨封疆重守令以清寇攘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艸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爲此力疾艸疏不勝感激哀懇辭謝謹遣義男齋疏奏聞

乞赦解學龍葉廷秀疏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生逢泣罪感切同人敬謝殊恩併祈解澤事臣稽颡救書之後勉就醫藥未十日又聞特恩催任以未見邸鈔

不敢述旨外臣思古今罪廢之臣遇聖主委曲裁成鼓舞造就至於臣而極矣臣甫脫罪罟懲愆前後豈敢復冒朋比之形膺不測之實然古今人臣所報國家事君上者獨此心誣其心而事其君良臣不爲違其心而收其臣明主亦不爲也臣自江楚還過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等近奉旨未蒙寬宥臣恍然驚懼徘徊江潭不能自進臣思二臣無過以臣之過爲過陛下旣已宥臣而獨未宥二臣則是臣之罪必有不可解而聊寄之二臣者二臣於臣實未有執手之歡杯勺之雅徒以至愚至狂燥濕相感遂使身膺三木體備桁楊荷戈隸籍遠戍萬里之外今臣旣蒙恩解澤而二臣獨萬里投荒記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而後其仁可知也臣與二臣同患踰年以來深察其人清貞絕俗刻意慕古則臣不如葉廷秀沈毅有爲慮事詳



審則臣不如解學龍無暇舉其大者卽如臣過北司四經嚴鞫  
搜夾捶楚之下臣皆號呼宛轉犬彘雞鶩之不若而二臣毅然  
悲不變聲憤不變氣憂不變色是豈臣所能及乎廷秀就戍所  
聞病在閩中絕飲食人蹟不交解學龍過九江不就臣一晤誠  
亦省愆思過洗滌前慮求不玷於清時而臣獨覲然負罪拜恩  
下欺寸心上欺明主天下卽不言臣顧形影亦何以自立也臣  
知清理之後必有湛恩渙羣之號出自九五臣甫離益益不敢  
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爲歲度刻如年陛下  
旣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使臣生  
有面目立於人間沒不以辱骨穢於王土亦以正扶人心厚培  
風俗鼓舞變化於無窮臣自知罪重庸藁道側不勝惶恐戰慄  
之至謹此奏聞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日奉聖旨解學龍等已有旨了黃  
道周不必代爲陳請該部知道

墓下乞致仕疏

崇禎十六年八月

爲萬里孤臣銜恩莫報真窮真病驅策不前事臣自崇禎十五  
年閏月免戍還家至家中乃知薄畿南自愧殘生空卷難奮  
北望感涕唯有悲零當時具二疏謝恩辭職兩奉溫綸道途阻  
絕至十五年六月始聞影響傳者猶以註誤見嗤至八月齋人  
抵家載讀輔臣名對恭紀乃知聖主憫其子幼卹其清勤宥過  
惜才爲臣子所希逢千秋之盛事中夜拊膺仰天搏頰誠使捐  
脰糜膚得效犬馬臣日夜竭蹶赴之矣而稟受奇窮沈疴未起  
臣鄉又多寇攘風鶴時聞臣託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  
有動理九月再具疏辭謝而家人迢迢竟不得達臘月臣始決



意出山至江東已離墓下百四十里諸生持杯登高送遠臣偶  
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墮石灰中雖百節未虧而右足左  
腕醫治未愈恐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仕登華貫出旣  
有矰弋之加隱又有溝壑之患雖死於溝壑死於矰弋均傷明  
主之心而矰弋不死溝壑重生莫塞孤臣之願所由者持身不  
慎寡過未能德薄則不祐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海內之  
士見臣顛隕遂疑天地不欲存圖報之身主相不能造窮人之  
命則亦過矣臣顛隕甫逾月又逢寇攘展轉牀蓐與松楸對哭  
度不能以九折之肱復成叱馭每念清操力學之褒宥過惜才  
之旨留爲千古志士仁人發其悲歎而已山中不知詞林致仕  
近代幾人伏乞聖主特恩容臣休致臣耕食鑿飲苟度殘年與  
里婦穉子舞地播天誦德無極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時務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由天啓壬  
戌進士選庶吉士得侍兩朝講幄之末雖啓沃無勞而恩光特  
達凡再謫再起九死一生出湯鑊之中還論思之地自古詞臣  
未有顛撲刺促促一作剝如臣者也臣以去歲臘月墮崖折肱肋骨  
未續臣已具疏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之下有覩視息無  
地自容恭逢聖主龍飛舊學鵠起又進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臣自揣迂庸反躬多負昔衛女歸唁賦載馳之詩  
洗氏復仇稱大邦之使臣實丈夫不如女子又何足以進退人  
才明其若否乎又自板蕩以來風雲阻絕望鱗翼以無階傷猿  
鶴之數化生居天末聽睹無從雖轉一官褻如充耳誠欲亟從  
靈武則荒蹇難前欲起義雍上則家徒四壁竊忖今日之事宜



多遣行人宏播德音隨就本處鼓舞豪傑敕所在官優禮耆碩使奸雄消其睥睨訛語息其請張人知王命之尊家從連帥之約而後底定有期也卽如臣鄉舊稱僻弱文柔之邦比以雄冠遂多伏莽梗化漸煩不設重臣不復能馭臣愚以爲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撫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衢州之比虔鎮雖爲差弱而建餽之勢虔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接濟虔鎮以嶺東之餉接濟閩中以二廣之事權分注於贛州衢州則臂指之形成藩屏之義固矣贛衢之間分駐總督得以提調四省取餉於二粵取兵於江建猶揚皖之間分駐總督得以提調江淮用江南之物力固江

北之邊圉也臣愚不識時務因今日之情勢粗陳十說於此亦曰知所先後而已一日先復燕京而後可以都鍾陵燕京雖當殘破之後畿輔人心謳吟思明猶如舊日天壽陵寢所在食息不可暫忘臣見周室東遷之餘棄地與秦終古不復晉宋南遷無復北望之意揆於情理多所未安李綱曰虜已去汴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度未可居亦爲巡幸之計今燕京道遠不比汴宋然漁陽廬龍悲歌感慨之士不一其人宣雲薊永幸未陸沈可多方勸率刻日收復還告孝陵乃定鐘簷以終龍盤虎踞之業此一務也一日先名勤王而後可以言討賊自古王室不廢人援之師周幽撤烽乃釀驪戎之禍崇禎初年以客兵中噪懲噎廢食撫臣入援者動輒遣還餉散而不收將驕而愈惰今神京傾覆而四方恬然方伯連帥各坐衙理事百有餘日無一應



者誠欲以矯情鎮物无動宷功度亦种師道張叔夜輩之所竊笑也及今鼓舞爲之未遲可多方激厲克詰張皇策其暮心揚以朝氣共集江上乃大誓師以致北伐此二務也一日先討闖賊而後可以平羣盜凡羣盜之起皆依假闖賊以爲聲勢諸悍將叛兵又依假羣盜以爲名實欲先平羣盜則盜不可平兵以日恣止宜先大討賊以潛消羣盜宗澤之在河東張所之在河北招練一新恆八九十萬豈皆編戶乎亦有所取之也取羣盜之兵資逆賊之糧但用數才幹之臣借江南半載之餉可以建威銷萌洗兵雪憤李泌曰逆賊所獲子女玉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諸將而外中國惟高尚等數人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岳飛言勤王之師自集宜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及今決宜以李泌岳飛之言申

張所宗澤之令兵不患不多餉不患不足此三務也一日先理山左而後可以起山右此皆古帝王之都禮義之鄉決無舍四十葉天子不事臣僕艸頭之理中原雖淪青海無恙充濟屢傾風教未替計自登萊以西贛榆以北揮汗振袂猶可當一中州向有張邈孔伷之徒奮臂其間晉陽蒲阪聞風相應非如湘湖之間遠不及呼又非如聳洛之際殘隳日久者也山右旣復真保自還藉此兩翼以扶陵寢奠爲行在權宿重兵使自戰守不煩天子待邊此四務也一日先靖河淮而後可以定江漢先是數年臣每過清河見東平汶上暴客飛馳遊戲關上有司莫禁又以牙纛授於翩鴉招舞麾下每數千人臣私歎曰舳艫命脉盡於此矣度今北運旣廢此輩盤踞無以自雄必寢下瓜儀以爭水肥之路淮陽二鎮率纏其中勢必與淮陽爲難誠索常鎮



之力以佐淮揚離其中路使出瓜儀者不得及清河據清河者不得合開歸誅其渠魁散其諸從遴選十五以佐西討潼關道路阻脩必不能救如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繇是一意以理蕪黃使蕪黃淮揚常爲江漢之兩眼此五務也一日先復承天而後可以收全楚承天楚之郢都興獻陵在焉周瑜曰楚起百里地擁諸關南臨江漢傳世數十歷年九百徒以有郢也吳能入郢而不能取闔能破郢而不能據則郢之當復甚於襄荆明矣襄陽在新鄧之衝建瓴水下楚豫相界賊所必爭荆州西直蜀道盛夏水出一日千里雖得蜀猶不足以守復郢而後可東定豫中北取上蔡西斷入雍之路此六務也一日先鎮滁州而後可以固江淮滁陽宇內之輿區東走瓜儀西走蕪廬各不上數百里紅心大柳二驛之南與江浦相直其地皆坦平四達盜

賊之所必趨誠有大城重兵宿於其間則中都之勢不孤維揚之形亦壯天長六合不苦風雨之總至此真屯聚之地也鼂錯曰起兵而不明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誠增池河之兵築大柳之城於以擁衛二都甚便此七務也一日先定進取而後可以議鎮守今諸桀將晝夜聚謀曰取湖南則鎮湖南取湖北則鎮湖北曰取河北則鎮河北取河南則鎮河南欲割中原之地以樹諸侯欲邀萬一之功以分節鉞留後時至自落然觀古名將皆籌畫先定刻厲應之如韓信耿弇之所云云今諸將才如流水皆自上趨下至於揚子以爲尾閭欲其至時何日乎誠欲克復燕京必先直趨關陝欲克復河淮必先取滁宿欲克復襄荆必先探討全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盡取江皖選雜瓜儀卽有節鉞無所分者誠如所云湖南河北隨其所自取以爲



軍疆朝廷亦何靳焉古者都於關陝皆有戰國自建業啓都而後無有焉何也其勢威也朱勝非曰忠有餘而學不足者可爲後圖此八務也一日先樹儒臣而後可以用武將崇禎以來邊圉日絀談者皆謂文臣不効一意右武韋跣出門與藩臬爭道然自數年中八九大將寵極貴盛無有不叛其仗義死功者一二耳故自唐宋以來儒將策勳爛於史牒唐如韋孝寬裴行儉張巡宋如宗澤虞允文余玠皆卓犖可觀至於明興尤爲極盛于謙羅通韓雍王守仁之徒指不勝屈也儒臣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奮誠以風力之司採其骨幹膽識不作軟美者以行三軍猶宿習耳此九務也行此九務者而一本於克己飭躬省刑薄斂先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愛人而後期愛於人先敬人而後期敬於人以是郊祀

上帝軫恤蒼生雖四夷効順羣醜革心可也豈憂闖獻哉至於馭將之方課効之術臣採古今止有一家唐時觀軍容用事每選兵自衛動輒先走諸將皆與賊通間取一柵一縣坐食轉輸延引歲月李德裕宣制乃約監軍不得臨戎又約諸將不得取一柵一縣爲功令元逵取荊州宏敬取洛州茂元取澤州顏佐沔取潞州期在平定而河北破降此一說也宋時南郡削弱呼兵不應文天祥言宋懲五代之禍罷藩鎮雖矯尾大之弊而勢亦不振賊過州縣無不下者宜分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卻也宋人不用文天祥之說而國終不振此一說也今責諸將取河南北以分



節鉞與德裕同意責嶺東協濟福建嶺南協濟江右以章顛出  
鄱陽以衢州出錢塘略加總督亦本於天祥所謂先措置而後  
用人先具舟而後召工亦其次第然也雖總督之任不可屢分  
而上流之勢不可不重今驕兵悍將在在而然文臣雖懦猶之  
柔轡可以控馬極不可馭乃銜檄而去耳臣老矣百折之餘體  
無完膚又加以去臘墮崖兩臂垂折卽欲匍匐廢仰觀雲日  
而力不從心命違其願末繇也已臣病未起欣聞震出強勉援  
筆成三本章言詞荒謬重還不倫然使臣親見堯舜待罪螭頭  
罄所欲言亦不過止此至於知人之務極於詢事備於考言苟  
不濶以旁側參以愛憎雖聽十得九可也臣荒遜多年於人多  
所未習所識英俊之彥有楊廷麟金聲姜琛鄭友<sub>臣</sub>夏允彝皆  
盛年方剛深心遠識可用以驅除亂孽老成之林有鄭三俊解

學龍張鏡心皆練達政體留心時務可用以綱紀百度宏濟時  
艱當此飄搖之時合成戶牖之用藩畛四撤則千耦成雲何必  
借才於溫陶取模於王謝乎想諸臣早晚亦已登用諸務早晚  
亦已備舉而區區樸誠一得之愚不敢不獻唯陛下實覽十務  
傍採兩說略行一二以匡輿朝猶涓埃之神海嶽也周書曰水  
之流也走下治天下者用牧火之燁也走上爲天下者用大略  
臣所言得其大略而已耕鑿而得美芹不勝倦懷唯陛下試垂  
酌焉不敢重以艸野品題又受先朝殊恩捐軀莫報有覲面目  
不宜尸素更累明時伏祈覆載答其衰憊略採緒言施於行事  
臣雖槁首空山榮於簪紱臣無任狗馬瞻注之至謹稱謝以聞

篇中留後時至自落六字疑有脫文







